

民族大仇目錄

- 一、引言
- 二、宣傳人員及讀者注意
- 三、魔手下的東北
- 四、水火中之平津
- 五、冀南豫北
- 六、晉綏慘狀
- 七、今日之上海
- 八、劫後的江南
- 九、日寇在京之獸行
- 十、鐵蹄下之皖南皖北

一 引言

自敵寇侵華以來，於今七月，其加害於中國人民之罪行，罄竹難書，寇蹄所到之處，屠殺姦淫，焚燒擄掠，無所不至。據最近調查，我國人民遭受戰爭之禍害者為數已在一萬萬二千五百萬以上，約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其中淪為難民者在六千萬以上，此種被難民衆所身受之敵人暴行，令人耳不忍聞，筆不忍書。就中最大之慘害為不設防城市之受轟炸，此半載以來，中國大小城市遭敵機投彈慘害之人民及破壞之財產，無可勝計。據敵海軍大臣米內之報告，從去年八一三至本年一月三日止，日機在中國轟炸已達一萬三千次之多，迄最近為止，中國境內之未受空襲者僅新粵、南、貴州三省，大江以南都市，泰半已成焦土，此為舉世聞之事實，不待繁言。至其在佔領地中之殘暴獸行，我國同胞遭受蹂躪之慘厲，外間知者僅其一鱗半爪，茲

免彙刊中外各方對於敵寇暴行之種種報告及電訊，以發國人深省，俾全國未受害人民均知敵軍本質上充滿殺戮淫虐等獸慾，其兇殘行爲決無止境，更知在暴敵鐵蹄之統治下，決無偷生苟活之道，不但廬舍被燬，財產被掠，妻女被辱，卽生命亦不能保，欲作異族之奴隸且不可得。從此全國軍民，均認清不抗戰惟有死，國破不能保家，亡國且將滅種，一致團結，與暴敵血拼，以求最後勝利，報仇雪恥，衛國保家，在此一舉。民國二十七年二月編。

一一 宣傳人員及讀者注意

一、日寇在各地姦淫燒殺劫掠的暴行，而爲中外人所目覩者，不勝記數，所記者亦未足形容其暴行之萬一，此外因消息不達，及日寇檢査郵電的嚴厲，外間無從知道的，實不知多少。且本編所輯日寇暴行，僅至本年二月爲止，後當續輯，宣傳人員及一般讀者應觸

類引伸。

一、日寇獸性的盡情發露，不自今日始，近幾十年來對我同胞的殘殺，已屢見史冊，甲午之戰，日寇佔旅順後，婦孺老幼，一概殺戮，殺得全市只剩三十六個人。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時，又乘機屠殺華僑數百，並毀屍滅跡。一九一五年日寇奪青島後在膠濟沿線屠殺我平民數千人。一九二七年的濟南慘案，屠殺之酷，更爲中外皆知。一九三一年的朝鮮暴動，有組織的殘殺我國僑胞。一九三二年九月，在撫順平頂山，屠殺無辜村民二千七百餘人，七八十歲的老婦，至懷抱哺乳的小兒，無一能免，這些痛史，宣傳人員及一般讀者，應從頭回憶。

一、日寇文化，在每次暴行中，已可見其倒退到五百年前，明史記著「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

。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今日所爲，尤甚於此，文化倒退的國家，決無長存之理，宣傳人員及一般讀者，應深信我之抗戰，必得最後勝利。

一、殘酷的日寇，既不能長存於文明世界，則國民對此人類的劊子手，不必害怕，亟應雪恥復仇。新生活運動四週紀念之日，蔣委員長特別以「雪恥復仇」四字勉勵國人，「爲子女的要替父母復仇，爲兄弟的要替姊妹復仇，後死的要替已死的同胞復仇，我們不但爲同胞復仇，也要爲國家復仇，」這種重要的告語，宣傳人員及一般讀者應牢記，應力行。至於雪恥復仇的方法，全國人民除切實奉行「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之國策外，每一個國民遇到日寇加害時要如何反抗，本部已在寧死不屈一書中，有詳盡的記述，這都是最有效的辦法，宣傳人員及一般讀者，除自身奉爲楷模外，尤應指示同胞記取，并在宣傳日寇暴行，緊接着寧死不屈。

一、本書皆就各報誌所佈之消息，據實編輯，但求材料翔實，已無暇再求文字整飭，亦不忍細寫此種血淚文字，宣傳人員及一般讀者應就內容融會貫通，善與同胞講解，并望各就所知，從實寫寄本部，俾得輯入續編之中。

三 魔手下之東北

一 毒化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進佔東北以後的中心政策是：「祇要土地，不要人民」，所以，五年來對於東北民衆，除了殘暴的屠殺以外，還拚命實行毒化政策，企圖在烈性毒品的麻醉下，毒死盡東北的同胞。自從一九三三年嗾使傀儡組織頑植鴉片公賣法以後，整個的東北，便成了黑化世界，強制種植，「國」營專賣，官准吸食，舉世皆知。我們看國聯

專員美籍學者濱道祖滿(Ben Dornhorn)博士，論「滿洲國」的一文中，有這樣一段：

「……「滿洲國」對鴉片種植的許可和提倡，以及官辦鴉片營業的組織，深足引人注意，「滿洲國」之所以受外人的譏笑和嚴刻的批評，多因此違法的鴉片政策。……一九三四年「滿洲國」土地，除黑龍江外，共種鴉片十七萬七千七百五十畝，據遠東通信社消息：「滿洲國」以減稅清鄉的積極辦法，來誘致熱河農民，增加鴉片的收穫，去年僅熱河一省，種煙十萬餘畝，而偽滿政府祇在該省的鴉片稅收即達三百萬元……」

日本又怕僅只毒品一物還不足以陷害中國人，又在各煙館中設有女招待，藉其招待的力量誘陷中國人。如單在哈爾濱一市，現在的煙館便共有八十所之多，女招待共有二千四百人。

日本自朝鮮或本國，運到許多梅毒很深的妓女，在東北廣設娼館

，因為娼館設得太多了，日本已有病的妓女不夠用，便又向東北鄉村中強索年輕貌美的婦女去做娼妓。在撫順東邊的高家屯，駐有留守的日兵五十名，見村長的女兒美麗，便向村長強索二十名少女來供使用；村長無法，只好由村中公款三百元一個的價錢，買來少女二十名當差。這二十名少女經這五十名日本兵姦污後，便充作官妓，在村中設立了一家娼館，廉價賣淫。

所以娼館與賭場是有聯帶關係的，在東北，賭博又是公開的，最流行的是「花會」，因此顧家敗產的不知有多少。

所以在現在的東北，任何一處都可見到許多煙鬼賭徒，這些賭徒與煙鬼，是法律承認的「順民」，因為他們太多了，真弄得良民也無法安居樂業，朝夕都要掛念着他們的擾亂。

一一 暴行與奸淫

日本佔領東北後即移去許多韓人，嗾使他們到鄉村去找太太，他們找到對象之後便報告日本官廳，官廳接到報告，便對他擇得的那家，發出命令，這婚姻如此便算訂定。結婚用「倒踏門」的辦法，便是朝鮮的男人嫁給中國的女人，過門後，朝鮮人便算家主，一切財產都歸他支配，對於中國女人，他們是可以隨意打罵的。去年一年，在榆林縣的鎮店村，曾有十六個女子因不堪虐待而自殺。

在現在的東北，各縣都有日人作指導官，時常要到鄉間去巡視的，所至各處，男女老幼，一律都要全體出迎，好好服侍，無論吃飯住房，村中都要竭力供養，所至各處，任意騷擾作出許多橫行無理的事來。

醜巖縣縣指導官尾崎的助理員偏山，一日到八區達道峪村巡視，在村中飲酒大醉，見村長朱子 的女兒貌美，便說：「你女兒今天遇到我，就給我作了二房太太罷！」村長的女兒已經定婚許人，不肯答

應，偏山便拿出手槍，立刻將朱某擊斃。朱女在偏山威逼下，強裝應允，忍痛與之美宿，任其姦污。待偏山睡熟後，即解下其所帶手槍，將偏山擊斃，隨後亦發槍自盡，日方聽到偏山的死訊，認叛民作亂，即發兵一連，將達道峪村圍住，用砲轟擊後，再用火燒掉。村民有向外逃的，日軍又用機關槍掃射，男女老幼死者共有四百六十多名。

日本散佈在各城鎮「皇軍」，時命令四鄉村長供給少女以滿足其獸慾。這裏有多少良家少女，在獸慾之下被犧牲了，數目之大，已到無法統計。

隨着少女犧牲的事情，也附帶着屠殺的事件出現，與京縣的某村長，受「皇軍」的命令，供應少女二十名，某村長，不忍全村的少女被犧牲，通信使村中的少女逃避，另找了二十名老婦塞責，「皇軍」一怒，就把某村長槍決了。鐵嶺某村，村長不忍本村的少女供禽獸蹂躪，又要顧全自己的性命，乃出錢買了二十名妓女，事被「皇軍」發覺，毒

打一頓，又罰洋三千，才把這位老村長的性命留下了。

10

岫巖縣大桃沟村，有一次遭日軍的蹂躪，婦女大受奸淫。大桃沟村住戶劉某及其二子被殺，而長女及兩個媳婦則被四五十名日軍輪奸，長女不堪蹂躪而死，兩個媳婦也因受辱過度不能動彈，且因羞愧不能見人終於服毒自殺。

三 殘殺與酷刑

在現在的東北，人人說不定何時會喪命，所以夜睡也很不安。日本在東北佈置有無數的密探，專門偵查「歹人」，所以各店舖的人，幾乎不敢自由談話，因為外面隨時都可以遇到密探，東北人說話都不自由，時常要防備着有人偷聽，有好多密探，因為要買好長官與取得賞金，任意亂報，所以對於日韓人或東北流氓的橫行與搗亂，良民只有忍氣吞聲去忍受，因為如一旦開罪他們，便會暗中告密，將你抓去，

在這樣浪人的天下中，良民真沒法過日子！

每年日本在東北有兩次大檢查，一次自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至六月一日，一次自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在這檢查期內，總有不少的人慘遭殺戮，因之東北人便叫這兩個時期爲『犯罪節』。遇到這兩種大檢查，非但許多良民要被殺，還有許多漢奸，也時常因受嫌疑而被殺。爲了避免一匪犯一的嫌疑，許多城市中的人，星期日簡直不敢在家中休息，因日本憲兵會猜疑你在作什麼陰謀或反動的計劃！所以現在的東北，每到假期日，街上便可見到許多無事閒走的人，他們雖然勞累也不敢休息，只得在街上東躲西避。

在現在的東北，法網密佈，魂夢難安，真所謂『身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你雖欲甘作順民，但『事不由己』，仍不免時常要遇到殺身之禍。

黑龍江教育廳長的一個兒子在英國留學，去年給他父親去信說已

經補上國民政府的官費，日人檢查得這封信後，暗中記下，則又將原信封好送去，該教育廳長接信後，因為怕生意外，便將那封信燒掉。可是不多幾天，便有十數名日本憲兵，到該廳長的私宅中去查問這封信，該教育廳長不敢承認，便被日本憲兵抓去，下落不明。

龍江縣有一位李姓老翁，充任龍江縣長，已經六十多歲了，有一個兒子在北平朝陽學院讀書。去年李子去信告他的父親說：「父親高壽幾年，家中不缺吃穿，何必再碌碌受迫，爲人牛馬？……」過山海關時發日軍查出，當即將該老翁捉到，放在麻袋中，向空中亂投，將這六十多歲的無辜老翁，活活的摔死。

黑龍江有位大夫，被義勇軍請去治病，不知間遺留一張名片在那村裏，日人將該村剿滅後，見了這張名片，認爲該醫生與義勇軍有勾結，便將該醫生抓來，衣服脫得精光，塞在一個滿釘着洋釘子的箱子裏，放在十字街頭，要每個過路的人都推轉三繞。就這樣的慘遭日人

的凌遲處死了！

因為這樣，所以在東北的人誰都不敢用名片，一舉一動都要提心吊胆，東北同胞的一行一動真比走刀山還難。

日本在東北，密佈法網與任意殺戮，從日本官方所辦案件之多也可以看出來。自二十三年至廿五年，單只東甯一縣的警察派出所所辦的案件，便有三百七十多件！

日本深恐東北人民私懷異心，有所反抗，施行暗殺的恐怖政策。在現在的東北，時常有好多人突然失蹤，不知下落，這些人，無疑的都是被日方暗中捕去，祕密殺掉，殺戮的方法，非常殘酷，據云約有如下幾種：

(1)活埋：日本捉到犯人，便命令犯人自己掘溝，預備活埋。溝掘好後，便命令其他的犯人把一人捆住頭朝下放在溝裏，然後填土，如此令犯人自行動手互相活埋，一直繼續到僅餘一二人，這餘下的一

二人，日人用刺刀穿腹處死，活埋時，日軍在一旁持槍監視，看到被埋者兩腿亂行掙扎，他們便拍手大笑。

(2) 餵狗：日本軍部中養着許多軍用犬，日軍常從監獄中提出若干犯人，將兩足捆住，然後於相當遠處，放犬去咬殺他們，中國人痛呼連天，日人則大笑取樂。——日人暗殺人後的尸體，多半是用來餵狗的，這些狗不吃其他東西，僅吃人肉。

(3) 倒懸：日人常將犯人衣服脫得淨光，然後用繩索縛住兩足，頭朝下脚朝上倒掛在大樹上；這樣便將人活活吊死，在寒冷的冬日，更常常如此。

(4) 電磨：是一種磨人肉的磨子，多在河邊，日人將犯人捉到後，放入這電磨，立刻便成肉漿，這肉漿用河水一沖，便蹤跡毫無。

(5) 投河：方法是將犯人裝在麻袋中，塞以大石，然後投入水底，活活淹死。

(6) 釘釘：方法是將犯人的手心與足心，用大洋釘穿過，釘在牆上，這樣便將他活活的釘死。

(7) 灌湯：日人將犯人的腦袋塞在湯中，這樣便將人活活地灌死。所用的湯，有冷水，有開水，有辣椒水，有時還用煤油。

此外，用鐵鉗將指甲取去，用針刺指尖，用火燒，……都是日人常用的刑罰。

原來亡國奴是比鷄狗都不如的呀！

四 水火中之平津

甲 陷落前的平津

(1)

民國二十五年春末夏初的時候，海河上不斷的浮起一些屍首，最

多的時候，一天有好幾十具，直到秋天，方才減少，據警署的統計，共有四百五十具，其餘未經發現的，爲數一定不少。天津一帶，竟成爲恐怖之谷。

浮屍中有許多是年輕力壯的男子，樣子好像工人，臉上都現出恐怖的樣子，眼睛睜開着，嘴張得很大，肚子漲得像河豚魚，這顯然是活生生給人家推到水裏面去的，因爲已經死了的人拋到水裏去，肚子不會漲大，嘴也不會張開。

這些浮屍是誰下的毒手？便是倭寇！

自九一八倭寇強佔了東北以後，爲了要開發地下的寶藏，以擴充他自己的力量，不得不利用我國低廉的人工，便派了很多漢奸，到滄州、唐山、山東、和河南的災區，招募窮苦的同胞，甜言蜜語的欺騙他們，說到了關外可以賺一塊錢一天，因此，成千成萬的中國農民被欺騙，送到關外去做牛馬。及到了關外，一天到晚工作，飯吃不飽，

工資拿不到，還要受倭寇的鞭打。在天津便覺此事不妙的同胞，就開始反抗，但是反抗的結果，都做了海河裏的浮屍。

二十五年五月間的天津夜報上載着一段新聞：『津警局偵緝隊今日在開口街電話局前，發現連屍犯三人，抬一人赴河沿，當拘獲孟運泰一人，其被抬運者尙清醒，據稱名曰白東甫，滄縣人，前被招募，即將出關工作，惟到津後，因病臥於日租界大東公司內，今日有二人將其抬往河沿，意欲拋於河內……』。這件事證實了海河浮屍的來源！

其他的地方，也照樣演着這慘酷的悲劇。

民國二十六年四五月間，東北四省的河流上，也發現了許多的浮屍，松花江上最多，并且大多數是青年的學生。因東北淪陷以後，有血性的青年，無日不想解脫倭寇的桎梏，就遭了倭寇的殘殺。

(2)

據美國報紙記載，倭寇每年在我國東北所售毒品之價值，在三千三百萬元以上，因吸毒而死的，每年至少有數十萬人。凡不吸毒品的同胞，都被誘為暴徒，隨時有殺身之危險。他滅亡我東北同胞的毒計，又用來管殺華北的同胞。

萬壽公司長北平白面的大本營，他的大門常是關着的，但它緊緊閉是一家倭寇開的東華大藥房，有了這樣的一位鄰居，白面的買賣自然是非常方便了。我國因為了不平等條約束縛，抓了一個販毒的浪人韓人的時候，倭寇就根據領事裁判權要了去，毒販仗着這種保障，毫無顧忌，所以華北的毒品愈禁愈多。

天津的日租界，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出產地，倭寇在天津所製造的白面，佔全世界產額十分之九，價格祇及十分之一；因為量多價賤，所以天津日租界上有一千多家賣白面的洋行，有二百多個專製白面嗎啡海洛英和其他毒品的工廠，這些工廠僱用了一千五百個倭寇專

家，更僱用了好幾千個中國工人，沒日沒夜地趕造毒品。

這些大量出產的毒品，除了在華北和東北傾銷之外，更源源的由天津運到長江珠江流域。出售的毒品共有八種：有放在紙煙裏可以抽的海洛英及白面，黑膏，有比白面更厲害的黃面，有金丸和紅丸，上在煙槍上抽的以及鴉片，嗎啡，苦開因。在北平賣毒品的洋行，就有四五百家，如果每一家每一個月可以把毒品賣給二百個人抽。北平市每個月便有九千個人變成沒有用的人，至於天津那更不用提了。

有一位到華北及東北去調查過的英國女士說：『在昌黎，在唐山，在東北，在倭寇勢力範圍以內的地方，有很多荒郊，都變成了抽白面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屍赤裸裸的拋在荒郊，有些屍體用蘆蓆包着，有些屍體已經給野狗吃了肚子，有的屍體眼睛還沒有閉，有些連氣都沒有斷呢！』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天津日租界裏面什麼，三益洋行，利東洋行，東光洋行，大中洋行……都是出賣毒品以殺我們

同胞的屠場。

乙 陷落後之平津

(1)

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夜，宋哲元率部離平後，五百年故都與文化中心軍事重鎮之北平，遂淪陷爲瀋陽第二。日軍進城後分駐天壇，柘檀寺及鐵獅子胡同三處，人數約有二三千人。政治方面由日軍指導下的偽維持會出面活躍。治安方面則由日本憲兵會同徒手的中國警察維持，逮捕搜查，弄得滿城烏煙瘴氣，暗無天日。

日軍入城後第一件暴行爲「肅清」工作，對於中央職員，二十九軍部下，及有藍衣社共產黨之嫌疑者，橫加逮捕殘害。每個住宅須呈報確實人口，並以全家性命爲担保，具結聲明，絕對沒有匿存違禁物品和「皇軍」所認爲不法之徒。至於日軍駐屯區域附近之人家，則調查甚嚴，其手續分爲三部，最初由日本憲兵會同華警按戶搜查，再則

各別的審查學生，最後將被認爲不穩份子者傳至軍部嚴訊，屬於此類者大都凶多吉少，有死無生。此外凡駐軍區域之居民，均須繳納四張半身相片，由日軍部發給通行證，出入經核驗後方准通行。

平常街道上不常碰到攜帶武器之日軍，當南口戰事激烈時，敗退下來的日兵，三五成羣的充斥在街上，很使人民感到不安。當日軍進城時，曾由香月，出過一張告示安民，並稱日軍如有騷擾不法之處，當加以懲處，而事實適得其反，目下全市商業凋敝，市面冷落異常，如北平繁華所在的前外大街，王府井，西單，東四西四等處，一到晚間七時後，商店便行收市，行人絕跡，其淒涼情況，有如嚴冬。平常街上行走的多是老弱婦孺，壯丁爲避免被拉到前線服役，大多躲在家中。至於婦女，則不論老幼，都有遭受姦污的危險，許多青年婦女都退去面上的脂粉，脫去華麗的衣裳，城裏幾乎看不見摩登女人的影子。城裏日本兵營附近，時常看見歪戴着帽子醉醺醺的「皇軍」在敲着

人家的門索要女人，許多人家頭一天晚上有皇軍進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聽見哀悼的哭聲了。然而無恥的漢奸却在廣播放送中說有人破壞「皇軍」的名譽。此外還有許多人無緣無故地都被處了死刑。北甯路局副局長張作樸，因仇人密害，被敵人用火爐烤死。

北平四城，每日上午九點至十一點，下午三點至五點爲開放時間；出入行人每次多至二千人，故非常擁擠。城外汽車照常行駛，不過須受到日兵的盤查。

學校開學的寥寥無幾，一般中小學以校長人選大成問題，及學生集合的不易，經費無法維持等原因，故不能開學。至於國立市立的大中小學則更無論了。

現在西郊的清華，城內的師大、東大、北大、平大、法商、女子文理學院都已成了獸軍的辦事處了。

平津交通，每日有二套車由北平前門和天津東站對開，但沿路盤

聞甚嚴，每到一站均有日本憲兵上車搜查，言語偶有支吾者輒遭兇毆。其對於學生裝束者尤爲苛酷。據其中釋放出來者云：在被扣的三小時內，如果沒有被釋，那至少要被扣由三五日至三四十日不等，釋放手續麻煩，極經周折。出入車站，行李等物均須一一檢驗，每次車總有數十數百個同胞，毫無原因的被扣留，其扣留的標準不易捉摸。逃出的人，亦只有碰命運而已。扣留後的遭遇，最慘的，便不容易尋找下落了。

至於因種種關係而不能脫離虎口的平津居民，時時提心弔胆，恐怕禍從天降。他們常有被敵人拉去做苦工或當兵的危險（關東軍有三分之一是我們同胞，三分之一是朝鮮人，在敵人監督之下作戰）。他們家中的大門，必須日夜關着，以便敵人出入，敵人在任何時候，可到任何地方搜查，萬一搜出愛國或抗日文字圖畫，立即處死，一本黨義，一張南方報紙，一套童子軍裝，都是罪狀，敵人最痛恨學生，

他們以爲個個學生都是抗日份子，必須置之死地而後已，因此纔有清華學生數百被殺，燕大學生二百被捕的慘劇，此外祕密被殺的更不計其數。

北平成爲籠城後，最成問題的是民食和治安兩件事，食糧方面，在八月間曾發生一度恐慌，因爲日本人在市內徵糧，大米每包漲至二十元，麵粉漲至十元，因爲糧食問題，繼之便引起貧民的生計問題來，然而現在的北平警察手中都是沒有一枝槍的，滿街上只見敵人的草黃汽車縱橫，不能兌現的日偽幣紛飛，到處都是在恐惶的鎮靜中，實在孕育着一個飢民暴動的胚胎。

美麗的北平，現在已經變成恐怖的死城了。

(2)

蘆溝橋事件發生後三個星期，平津兩市在毫無準備中同時陷落，全面持久戰開始後，舉國上下正在準備一切犧牲，天津不幸淪爲敵人

敵機又，婦女自炸重，身高自炸重，處處使人落淚，謂則陷落後的津市情況，拉雜寫出爲後方同胞告：

津市繁華，素有「小揚州」之稱，自經敵軍砲火，雖然租界裏熱鬧如昔，但市區已成一片劫灰。敵機在七月二十九日開始轟炸，市政府警察局法院相繼被燬；文化機關如南開大學中學，女師學院等悉成灰燼。炸彈大砲之外，繼以縱火焚燒，特二區市立醫院因收有傷兵，敵營擬施以不人道之轟炸，特一區當時有難民四萬人，敵謂有保安隊在內亦欲投彈，雖經領團交涉阻止；但其兇殘已可想見。河東大直沽因當地民衆搶其糧台，遂大肆屠殺，河北一帶更有日韓人率衆劫掠，直同盜匪世界。河北及西廣開各處，日軍隨意姦淫婦女，無異禽獸！八月三十日起，倭寇在天津用大批的煤油，沿着日緯路保安司令部一帶放火，居民扶老攜幼，倉皇逃出的時候，倭寇又用機關槍掃射，以致屍堆如山，血流成渠，生命財產犧牲的數目，無法加以統計。河東的

郭莊子和鳳林村，也遭同樣的命運，村內的居民，沒有一個倖免。

三十一日早上，倭寇繼續在河北黃河路放火，民房和商店都被延燒，到了十點鐘，倭寇又在四郊各處開砲，一切高大的建築物都毀壞不堪，昔日的大都市，已半成廢墟矣。

河北一帶的難民，既無家可歸，又無路可逃，遍地慘象，最慘的是他們手裏拿敵旗才準在路上行走，可是過橋到租界時，又因有旗而被拒絕，亡省民衆之痛苦，實非言語所能形容。

以後幾天，寇又以搜查便衣隊爲口實，挨戶搜查，凡留分頭的，便指爲共產黨，光頭的，指爲受過軍訓的學生，一律槍殺，在四鄉的婦女，多被姦污，有因見妻女被辱上前救護而被殺的，居民逃往租界者甚多，但無力住租界者，仍俯首受其蹂躪也。

此外還有一種暴行，就是工人被誘出關，單是去年四個月中間被誘出關的竟有十六萬五千人，即就伏連日警署的統計，也有七萬七千

多受痛苦，入地，這些被騙的同胞，算是沉到地獄裏了，在他們的苦
工作完以後，他們的身體已經無用，性命已經交給倭奴，永遠不會回
到關內來了。

五 冀南豫北

冀南 【定縣】 鄭州二月廿日中央社電：此間接報，定縣敵二百
餘人，乘汽車廿輛，突於一月九日上午五時，開至縣境沙河北岸，在
大郎疇，小郎疇，董家莊，齊家莊一帶，大肆燒殺淫掠後，被我民衆
自動武裝襲擊，於下午二時北竄，當擊毀敵汽車一輛，斃敵二十餘名
，事後調查，該數村焚燬房屋無數，死人五百三十二名，多係婦孺。

【清苑】 鄭州二月二十日中央社電：清苑（保定）東石家橋，石
莊村，於一月十一日突遭敵兵三百餘名之大屠殺，死民衆一百五十餘
口，全村均被焚燒，經我部趕到，始將敵驅走，現敵人所到之處，奸
淫焚掠，廬舍爲墟，慘不忍睹，戰區民衆，均自動參加抗戰。

【蒿城】 中央社二月一日新鄉專電：倭寇在蒿城縣屬之梅花鎮，肆行淫掠，被民衆擊斃數十人，嗣後派大隊來掃射，死千餘人，全家男女老幼被殺盡者三十餘戶，村莊燼餘無存。

【高邑】 中央社新鄉二月一日電：據報，十日前盤據高邑之敵約廿餘名，到東大營（邢台東）強姦婦女，激憤民衆，當被殺死二名，後爲敵發覺，卽開始大施屠殺，民衆被敵用機關槍掃射死百餘人，婦女投井自殺者百餘人，該村房屋千餘間全被燒燬，爲狀至慘，民衆痛恨入骨，抗敵情緒愈益高漲。

【大名】 中央社通訊：大名爲敵佔據後，敵軍裝載了八車的青年婦女而去，其中有兩車是「白姑娘」，所謂「白姑娘」，就是天主教堂修道女，敵軍怎樣處置這八車的青年婦女，我們是不必想像的，因爲敵軍在侵佔成安時，連一般童子都被他們鷄姦了不少。

豫北 【安陽】 中央社新鄉（廿六年）十二月二日電：前方來人

談，安陽淪陷時，敵軍十餘人；闖入城西北廿餘里洹河南岸之梁村，姦淫擄掠，姿意發揮獸性，居民莫不恨之入骨，富戶范某乃乘隙潛赴西山崗報告，我軍當派隊到村，將敵繳械，時距梁村三里洹河北岸之敵聞訊後，急以大砲掩護前進，我以寡不敵衆，向後移動，敵兵佔領該村後，遂將壯丁百餘人悉數逮捕，捆縛樹上，以刺刀亂刺，哭聲震天，慘不忍聞，婦女罹難者，亦有數十人云。

中央社通訊：據從安陽逃出來的一個壯年人說，敵人在安陽以北一帶，見智識份子公務員，一律慘殺，看到膀上刺花的，也立時刺死，認爲膀上刺花，是反日最激烈的份子，對於婦女，更不放鬆，被敵奸淫的女子，比被敵殺死的民衆要多上幾倍。

六 晉綏慘狀

晉中 【太原】 武漢日報臨汾通訊：頃有太原省會公安局一警士

，經敵人俘擄後，脫逃來臨汾，敘述太原失陷後敵軍對我民暴虐殺情形，特誌如下：當去歲十一月二日晚，我軍由并垣退却時，有警士六七十人，因一再衝城未成，至九日下午，即被敵軍驅至城南狄村，屆時並有被擄之我民衆數十人，及步兵二百餘人，均被押至該村廣場中，橫加屠殺，計共死步兵六七十人，警士十四人，人民衆數十人。因天時已晏，敵乃停止殺戮，復驅所餘二百餘人，羈押一室，入晚復提出十餘人，以燒紅之火炬慘打，如此更番毒打三日，斷絕飲食，直至十七日晚，始將所押之民衆釋放，所有軍警則分發敵軍充當伙夫云。

中央社臨汾十六日電：據報太原敵司令部，設綏署舊址，城內外交通除新南門外之一路可通外，餘皆破壞，城門檢查較前益嚴，敵在城內搜括商民財物，用汽車運往晉北，并市已成空城，敵司令部雖佈告商民回城，但歸來者僅少數苦工，在城之敵，多係鮮人。

【榆次】轉中日報一月九日通訊：據領導榆次，太谷，平遙，介

休一帶遊擊隊的領袖，三八六旅總長陳賡稱：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時，我們在榆次活動的游擊支隊，派出了一個偵察班，在榆次附近西堤村發現了敵情的時候，正是敵人正在西堤村徵了大批的糧食以及牛馬豬羊滿載而歸的時候，敵人正好在牲畜趕出了村口，糧食載好了，集中在村口附近停下來，這裏有百多個敵人，正圍繞着一個年紀幼小的小女孩在做着毫無心肝比豬狗不如的舉動，這些傢伙爲了要滿足各個獸性的要求，整着隊，分着班，挨着一二三，輪流去污辱仰臥在草地的幼小女同胞。他們不管她如何在痛苦中呻吟掙扎，不顧別人的死活，也不顧自己的死活，毫無戒備的行着他們的無恥勾當，我們這十個偵察的戰士在東邊的山頭，很清楚地看到這兵幕人類恥辱的悲劇，奮不顧身底從山上的四圍冲至敵人跟前，如狂飆驟雨般的手榴彈爆落在敵人的周圍，殺其大半，其餘的均抱頭鼠竄而逃，我們的十個戰士，連一個也不會傷着，救下了氣息奄奄的少女

，截下了許多強盜劫奪的財物，繳獲了三挺機關槍和十八支「三八」式步槍。光榮的十個游擊戰士，把少女交給了他的家長，把財物交給村裏被劫奪的原主，然後才興高采烈地唱着勝利的凱歌回來。

【清源】中央社臨汾五日電：軍息，據清源（在太原西八十里）穆家莊逃出人云：敵進佔清源時，大肆獸行，除所有民間財物被劫一空外，凡十二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之婦女，均被蹂躪，幾無倖免，敵隊長松井，近復嗾使駐城內之偽軍，向地方維持會強索青年女子，供其獸慾。又敵在洪單村，郝同村一帶村落，勒令每村出年少婦女廿名，限期送至祁縣，婦女不堪受辱而自戕者甚多。

綏遠 大公報二月十四日榆林通訊：記者去歲由綏遠隨軍退出至山西河曲，頃由河曲經府谷·神木·到達榆林。茲將綏遠蒙邊情況，報告讀者：

當日寇及蒙偽軍侵入綏遠之後，無恥漢奸等組織所謂地方維持會

，在敵人曠使下，組織所謂「逆產查封委員會」，所有公務員及地方紳士之逃亡於外者，皆按抗日論，沒收並查封其家產。綏遠新舊城中，貼查封字樣之紙條，封閉門戶者，比比皆是。其後德王等傀儡組織所謂「內蒙聯盟自治政府」，改綏遠爲厚扈市。所有集會，先舉行向東方遙拜儀式，參加者奴顏卑膝，齷齪不堪。

敵軍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有勒令叔嫂行淫，引以爲樂者。某次，有少婦行至通衢，遇日兵十數人，勒令少婦裸體，彼等鼓掌大笑而去。因敵人奸淫婦女，引起人民反抗之事甚多，包頭北門外回民會因此聚衆毆打日兵數人，綏遠女子師範學生李彩霞女士，以切菜刀劈一日兵，日兵不敢離開鐵路線活動，故沿鐵路旁各村受害亦最深。綏包中間之薩拉齊縣，城北數十里有一村名「納太」，村長劉某，年五十餘歲，人稱「納太劉」，某次有日兵七人至村，將劉全家婦女自四十五歲以下十二歲以上者完全奸淫，劉憤與子姪輩持刀將日兵七人完全殺死

，嘗得其槍械，劉乃招募村民，聚集三四十人，沿鐵路劫殺日兵，最近已聚衆八百餘人，宣稱『專殺日人』，日人派大隊追擊，『納太劉』則率衆避走山中，出沒無常，劫殺日兵甚衆，日人竟亦無法。『納太劉』聲勢現在極大，其他各村類似劉者，揭竿而起，亦頗不乏人。

七 今日之上海

一 閘北

中央社十一月(廿六年)三日蘇州電：「敵人用海陸空軍隊近三十萬，在滬從事侵略戰，費七十餘日之時間，及五六萬人之犧牲，始進據我閘北一區，敵軍爲洩忿起見，對我閘北房屋肆意焚燒，尤對於未及逃出之平民，備極蹂躪，凡有氣力者，即使其充佚役，爲敵軍作苦力，運送一切，如稍違抗，卽予慘斃，且有以火焚燒者。」

上海申報特約通訊「北站開放了！劫後餘生的上海人，聽到了這

個消息，迴想昔日的繁華景象，誰不急欲往憑弔一番，記者從河南路一直行抵界路，斷垣殘壁的瓦礫場，便立時呈列在我們面前。

寶山路的街道，依稀還可辨認，自然房屋是很少完整的了，瓦礫之場，縱然已經過了一番掃除工作，但那種淒涼的狀況，究非少數的人力所能粉飾的。沿界路的房屋，也大半燬於砲火了！中國交通二支行，夾峙着北站的郵局，因為房屋的建築堅固，外表尚屬完好；再向南便是一堆極廣大的瓦礫場了。

北站的大樓，雖然依仍巍然矗立，可是四壁的彈痕纍纍，祥生公司的北站支行，占地頗廣，房屋蜿蜒似一條長蛇，可是這長蛇現在只保全了一個頭，半截的尾部已被砲火所燬了。從界路折入北浙江路，那裏沒有高大的房屋，但損毀的程度也不小，兩旁的店面，門窗板壁，可以說無一完好者，却後滄桑，不堪回首。」

一 南市

武漢日報上海十一月十七日(廿六年)電：「南市延燒已達五日之久，損失之巨，不在閘北以下，浦東大小鎮市，亦被焚燬，迄十五日尚未熄，就中以張家宅焚燒最慘，全鎮一片焦土。」

中央社香港一月十五日電「航訊，滬南市難民區收容難民三萬餘及貧苦居民十萬餘，自敵軍闖入南市後，百般破壞，辦事人員橫遭毆辱拘捕，並押去壯丁五千餘，爲敵軍服苦役，敵軍近又在難民區外設警戒區，將難民區三面包圍，致區內難民益爲惶恐，前途殊爲可慮，又敵警戒區內現有死屍五百餘具，未經收殮云。」

武漢日報上海十二月十七日(廿六年)電：「敵軍以前綫兵力空虛，亟待補充，國內調征，已感困難，突以武力接管滬南市難民區，竟強迫在十萬難民中，選擇強壯者，予以軍事訓練，編隊押赴前線作戰。」

香港一月十六日中央社電「滬航訊：在南市難民收容所之小孩，

除吃奶者外，盡被運回日本，共有六百餘名，準備長期侵略，而年輕婦女，亦被劫去充軍妓，供士兵洩慾。一

上海申報特約通訊一南市開放後，有住居南市者，前往視察其故居，於一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至金利源碼頭渡至浦東東昌路，到碼頭後，候至十一時始得上陸，經第一道檢查後，至碼頭上登記姓名住址，檢查處係三個警察，一個日軍陸隊戰，司登記者有警察十人。經過此處後，走入東昌路，尙須經兩處之檢查，惟第二處另有一便衣警察，置一捐簿，如攜帶貨物經過，概須納稅。經過爛泥渡街口，向北張望，則已一片焦土，循東昌路直行，一路經東昌路之橋上有陸戰隊四名，四角駐守，見日軍宜脫帽，否則當受干涉。一路沿浦東大道直至塘橋過張家浜橋，則沿途有四處爲陸戰隊駐守，該數處比較嚴厲，至崗位處除脫帽外，尙須下車，有兩處且被搜查盤問。塘橋鎮上在東一段數百家，於以前被炸一片瓦礫，塘橋三官堂起至董家渡碼頭，已成一

片焦土。循此路而抵南碼頭，碼頭上亦有登記處，報明地址後，施以檢查，給予紙質通行證一紙，上書『通行許可證』，執此而乘渡船到對江南碼頭，依指定路線經薛家浜滬軍營，則親賢里信賢里等房屋盡燬。走經國貨路大穰里，與普育東路之民房數百家被焚，至國貨路普育堂西，則鴻福里全燬，一直國貨路西煤屑路，南火車站一帶均焚去。至殘疾院與地方法院兩邊之茶館，亦均焚去，直至地方法院後門，經陸家浜麗園路利涉菜場，該處大順新南貨店已燬，小西門至大興街一段，亦被焚不成形狀。記者以通行證指定之地點已完，路上時有敵軍盤問，未敢冒險，循原路回至浦東。」

二 浦東

上海申報特約通訊「浦東東昌路行駛公共汽車，直達相距十八華里之高廟鎮後，在浦東大道以東之內地交通，已漸恢復，行走亦略自

由記者爲明瞭各處近狀起見，二月八日晨十一時渡浦，登岸處卽有警察搜查繼而至登記處書寫姓名，距北十數丈，有二婦女檢查處，搜查者爲一十五六歲妙齡女子，及敵兵多人，對入口婦女，週身險索，摸索無所不至，婦女苦之，越爛泥渡路之警戒線，橋機關林立，折西朝南，至蔣家橋，又有二敵陸戩隊把守，卽民均脫帽而過，蒙辱至則卽須挨打，穿過沈家弄，沿石路東行，兩旁均爲農村，越三里，見昔年香火鼎盛之欽賜仰殿古刹，半爲炸彈轟毀。再東行三里，已抵洋涇鎮西柵口，洋涇街中段橋東橋西一帶房屋，毀於炸彈者，幾有半數，市面冷落，迥非昔比，越六七里至高廟，此段情景冷落，行人稀少，沿大道朝西，離開洋涇橋不遠，遙見四週農村，人煙冷落，十室九空，靠右手一面之電桿木，一直至其昌棧經西五六里範圍內，均被敵軍齊根砍去，經楊家宅朝南至四號橋止，計自大道上自洋涇橋以西，共有防隄七八處，迭遭敵兵搜查之煩。記者至下午四時半始買舟而返，追

懷舊日風光，真使人欲哭無淚也。」

四〇

四 日寇在滬暴行一斑

中央社上海一月二十八日路透電「經此次之戰事後，上海各地發現華人之屍體甚多，在上月間，公共租界共尋獲遺屍七千二百具，其發現之地點爲馬路邊，巷內空地，空房及花園內，經租界內衛生當局所發現者達四·六八一具，在以前數日中，每日皆有數百具。若干屍身發現時，皆屬露而未葬，僅幼童之屍體則多數盛以薄木匣埋入地中云。」

上海一月廿六日中央社海通電「可靠方面報告，上海街頭，自本月一日至廿三日止，共發現餓斃華人屍首一萬以上，俱由慈善機關發費掩埋，其中七千五百具係小孩或青年屍首，在同時期內，法租界計共發現屍首四千具，多系戰斃者。」

南昌一月廿一日中央社電「上海來人談：我軍在浦東滬南發展出沒無常之游擊戰，敵軍失蹤者日有數起，甚為恐慌，因此頒布戒嚴令，斷絕法租界與華界之交通，各處安置崗位，由敵軍守衛，凡路經崗位之華人，皆須膝行而過，稍不如意，即遭殺戮，復藉口民間藏有軍械，隨時檢查住戶，婦女被辱不可勝計，黃浦江，蘇州河中，時常發現女屍，慘不忍睹。」

中央社香港一月三十一日電「滬訊，上海地方協會原在閔行鎮設有傷兵醫院一所，自我軍退出蘇州河陣線後，即已改為難民收容所，其中住有良家婦女五百餘名，係由日方憲兵駐所保護，尙能相安無事，迨至一月二十八日，忽有大批敵兵開到該鎮，當將駐所婦女一一姦污，日憲兵目覩暴行，無可如何。」

中央社香港通訊「記者頃晤新自上海來港之某西人稱：彼有友係倫敦有權威之某報駐上海之記者，於去年十一月五日曾將其目擊之日

軍在閘北及梵王渡橋種種暴行，據實電達某報，當時因外交關係，聲明可勿發表，然日本之暴行，在世界歷史上必已無可洗刷，某西人曾間接探悉該電內容，大略謂：日軍此種行動，不僅爲日軍本身之污點，抑且爲日本國家之恥辱，日軍於進佔閘北之日，即任意搜捕平民，甚至年老之婦人亦難倖免，日軍每先用繩勒縛其頸，再以刺刀戮之，若干苦力，爲日軍鞭撻跪地呼號求饒，彼等仍迫令苦力自掘墓穴，經兩小時始告完畢，日軍用刀刺其腿部，使之下跪，再舉槍射擊，此等苦力，均應聲墜入穴中，是項墳墓，今仍留閘北，可以覓見，英國防軍某士兵，曾見閘北有一華籍醫生，往來救助難民，旋爲日軍所執，遭受酷刑，日軍先將其眼珠挖出，然後將彼擊斃，死者之屍體當爲日軍砍成粉碎，投入蘇州河內，閘北附近佈防之義美軍士，亦皆目覩此事，即許多渡河逃難之平民，亦遭日軍慘殺，其中有王姓婦人，年五十一歲，蔡姓婦人年五十七歲，均手攜包裹，爲日軍刺傷，跌倒路旁

，其中一人曾由捕房轉送醫院療治，彼之口述情形，新聞捕房尙留有紀錄，上海萬國義勇團某小隊長，曾親見日軍向背後用機槍掃射難民，環球公司及派拉蒙公司之攝影師，對此傷心慘目之事態，均攝有影片，計此時當已在美國公映矣，又某西報之攝影記者，曾攝取蘇州河畔一受傷小孩及死母之照片，爲狀慘絕人寰，梵王渡橋之英國防軍，曾在槍林彈雨中救援受傷華婦，數小時後，該處卽爲砲火所掃蕩云。按日軍在上海之種種暴行，及最近在南京之屠戮無辜並肆意淫掠，各國外僑皆不少親見，且已傳播各國，日人謂其侵華並不與平民爲仇，此等鐵的事實，適爲最好之反證也。一

八 劫後的江南

自東戰場我軍逐漸撤守後，江南各地多遭荼毒，敵軍到處，暴行更不一而足，劫後慘狀，不堪寓目，茲就各方報告，摘紀於後：

一 松江

中央社上海一月十四日路透電「某外人今日乘車前往松江視察，據謂，城中荒涼及破壞之情況，頗難以形容，飛機轟炸之結果，無數房屋，皆被炸毀，幾無一房屋未遭炮火擊毀者，已毀之建築，皆成廢墟，其荒涼之景像，令人可怖，城中存在之惟一動物，厥為飽啖屍體之野犬，昔日人烟稠密人口十萬之松江，今日該外人僅見藏匿於法國教會內之中國老者五人而已，彼等皆感食物之缺乏而痛哭，並向該外人要求，將彼等帶回上海。

上海南京間，昔日人口稠密之區域，今已悉成焦土，松江之淒涼，可為全區之寫照，此區內人口，大量之移遷，在歷史上頗值得大書特書，至於此若干萬居住此帶之中國人民，遷往何處，恐無人能答，由上海至松江間三十英里之路途，幾如一沙漠，所有穀物，皆無人過

間，目光所及田野中不能見一物，該外人所經過之地，盡屬廢墟荒田及野犬而已，途中見有大量日軍，向上海開拔，彼等皆滿攜由鄉間獲得之劫掠品，並有洋車若干，裝載箱篋物品跟隨於敵軍馬隊之後，其狀極爲奇特，騎於驢牛甚至於水牛背上之日兵，奔馳於田野間者，隨處可見，日軍之炮架上，則縛有小豬多口，至於鄉間之雞，及其他野禽，亦皆爲日軍搜羅攜去，在路中某處，曾見日軍之大宗軍用品，尤引起該外人之注意者，爲已爲日軍飲罄之大量啤酒瓶云。

又據大公報一月廿八日香港發電稱一滬訊，頃據松江來人所述敵兵滋擾鄉村情形，與無錫情形相同，而搶掠尤一，幾至無物不取，而民間大小鐵器，則蒐集後，以車船載去，近日上海楊樹浦各碼頭堆有大宗廢鐵，亦卽由佔領地帶搜劫而來，西報謂，搜得之鐵其額量雖不足以抵償各國產地停止運日之鐵，但得來不費分文云。

一 崑山

申報通訊一崑山自去歲十一月十日以後，即聞前方軍隊有撤退之訊，是日縣長溫崇信與縣黨部委員會等，雇民船六隻，意欲在蘇州光福小駐，照常辦公，不知一路過去，自崑而蘇，而錫，以至常州、鎮江，均不能停留，乃渡江北去，於是船中諸人，各自走路，自後崑山城內，闕無一人。敵軍於十一月十六日到崑，據十五日逃出者云，城內斷瓦殘垣，到處皆是，行路有如爬山，往日街道，都已隱沒，路上塵埃縱橫，偶一不慎，衣服常被鈎住，屍體載道，無人過問，藏在瓦礫堆中者，以亦不知其數，被炸而赤身之房屋，搖搖欲墜，身經其下，危險萬分，日軍且敲熱開之吹街，及與軍行之後街，均被灰燼瓦礫之場，阻礙交通，故橋雖炸斷，尚可渡過。我多數人民，除逃往他方外，尚許四鄉暫避，軍中全無，祇有貧苦小民，設攤售賣香燭點心，及雜貨，與賭博，城鄉到處盛行，城中敵軍甚少，不敢他往，且有僞軍在內，傳播匪語，強暴壓迫，黑暗萬狀，交通方面，自十二月十五

日起，有在滬某國僑民及日寇以小輪開往崑地，並通常熟，船價甚貴（平時由滬至崑只須二角）每人聞須五元。火車未通，因橋多炸壞，信亦可通，係由一般貧民，相約祕密分段傳遞，如古時驛站之法，惟限於陳墓角直等鄉鎮，城中尙未能去，蓋因敵檢查甚嚴之故。一

又訊一某君原居崑山東門外，一月杪由滬回崑探望，經紀王慶轉經蓬閩鎮，止宿一宵，鎮上居民衆多，市廛繁盛，越日僱一舟，隨「維持會」輸送給養船隻駛崑，途經十二里水程，河中未遇一船，岸上未見一人，僅淫屍四十五具，流汨水面，穢氣四溢，抵東市時登岸，逆迎巡視，計衛樹春宅義盛米行，德新大米行，衛德興米行，楊恆源桐油行，同泰昌南貨店，蔣姓房屋（卽萬成豐棧房及楊某住宅），陶治豐南貨店，范姓房屋及楊恆源雜貨店均全燬，橋西張信盛香山堂陸宅，同裕順綢布莊，救火會，馬義豐綢布莊均全燬。再西上岸自馬姓茶館起，至郁姓房屋止，下岸自胡萬順南貨店起，至新園茶館址，

亦已成爲一片焦土，網纜灣第一電力碾米廠及王志南住宅全燬，郵政滙業局倉庫被燬一部份，巡視東門全市，僅見有四人爲敵軍執役而已。

三一 蘇州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千百年來以天堂二字膾炙人口山秀水清的蘇州，不幸這次竟爲倭寇蹂躪了。

當敵人前鋒取崑山，便派大隊轟炸機，向天堂「下蛋」。自拂曉以迄深夜，敵機分批輪流向姑蘇城廂內外轟炸，每日總投百枚炸彈以上，有一次竟投了七百餘彈。觀前街，宮巷，西中市、東中市一帶，平日喧闐繁榮，仕女如雲，突然變成幾條死街，公園左右新住宅區及宏麗輝皇的省立圖書館，竟成了敵機「下蛋」的大目標，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深夜二時，亦被炸成焦土了。

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更風聲鶴唳，天堂的姑蘇，終于淪陷！當敵人整隊入城的時候，有蘇州的東洋留學生張某，竟招集了大批乞丐跪在城門外，歡迎倭軍，於是倭軍直入蘇城，便大索以美麗著稱的蘇州婦女，供其蹂躪，張某便就了維持會會長，爲虎作倀。嗣後情形，更不堪問聞矣。

香港一月十六日中央社電「航業界息：敵前方調回開往山東之各部隊，經過上海，官兵身上均有金戒指，穿成褲帶，每條至少四五十只，多者二百餘只，均劫自各鄉民者，並有中交兩銀行之聯號新鈔票，每千元僅換日幣六百元。蘇錫等處運來之紅木等傢具，在黃浦虬江匯山等碼頭，連日堆積如山，均待船運日本。」

四 無錫

無錫，江南的工業區，人人都稱之爲小上海，這次亦隨大上海而

成焦土了！自蘇州淪陷後，接着，胡驕便直趨無錫。車站左右前後各工廠的烟肉，已無影無蹤，麵粉大王榮宗敬竟損失到四五千萬，更可憐的便是整千整萬靠工爲生活的男女工人，不被炸死，便都餓死。龍頭渚紳士們的別墅，亦爲湖匪勾結倭賊剷爲平地。

據重慶二月十四日中央社電：「近有新自無錫來人，爲道無錫被敵軍焚燬蹂躪慘狀，聞之令人髮指，茲略述如次：

無錫淪陷後，敵軍卽行縱火，共達十餘日之久。其延燒區域，城廂則彩官牌樓，倉橋，打鐵橋，老北門，蓮蓉橋，卯橋，三里橋，北欄橋，亭子橋，東段新世界至漢昌路之玉春茶樓，新世界對面無錫飯店至交際路，玉和巷漢昌路口第一旅館至復興教門館，太平巷，黃泥橋街，露華街，吉祥街，崇安寺街，新聲新新兩書店，及對面店舖圖書館旁之人報館，石皮巷口蔣蔡朱諸家，復興路中山小學，大雄寶殿，中南戲院及其對面一家，並各紗廠等處，四鄉則塘頭，梨花莊，洛

社，石塊溝，壩橋，塋頭橋，胡家渡，八士橋，張涇橋，長安橋，南門大公館，大房莊，南橋，東亭鎮等處，均已化爲焦土，斷垣頽壁，慘不忍睹，且復縱兵爲盜，城中搶劫時有所聞，四鄉尤甚，在外避難者所留器物，悉被掠去，各機關各報社所存物件，各有廠留放布疋，各商店所存貨物，各旅社傢具，均被搶掠一空，典當什物，任憑携取，各紗廠鐵廠五金機器等物，重要者均已掠去，其餘封存，行將運往日本，麗新協新申新福茂新各廠房屋被改充敵軍野戰修理廠，無錫西南鄉之南方泉許舍等壩頭一帶本爲難民區，亦時被搶劫。

此外若姦淫屠殺之事，尤數見不鮮，城中青年婦女，俱已逃避一空，其居鄉間者，多匿於樓閣暗處，或米屯柴堆中，而被強姦者，無日無之。城內某紳士家女傭六人，年齡均在五十以上，亦被姦污，其他可以想見。人民途遇敵軍，須受檢查，其認爲可疑者，卽遭慘害。若黨員官吏壯丁新聞記者與夫購買救國公債者，均目爲不良份子，必

受其屠殺。關於政治情形，頗於複雜，當時有楊某張某等組織偽自治會，惟內部黨派不一，各為一派，爭任偽自治會會長，結果由楊某任偽會長，始於十二月十一日勉強成立，以經費無着，擅將我政府留存某處食鹽數十噸（可供無錫常州三年之用）售賣，藉以維持。偽自治會成立後，即着手恢復偽警察局，創辦警士訓練班，設置崗位。四鄉區長亦分別發表，城門僅南門西門光復門開放，貨物只准進城，非有偽自治會通行證，不准出城，人民遇敵軍，須脫帽敬禮，城內浴室茶館均閉門，國幣雖可通行，惟僅值日幣一半，市價不定。敵軍駐紮四鄉甚少，沿鐵路公路則有步哨，至下午四時即撤去，城中於下午六時戒嚴，街市景象，甚為蕭條，劫後災黎，誠不堪聞問矣。一

另訊：據中央社一月廿五日香港電：此間得外人方面確息，敵軍自上年十一月廿五日進無錫城後，即行燒殺，從北塘吳橋至北城門口

由火車站至光復門內，由北門至縣前街，完全燒燬。一

又訊：據大公報一月二十八日香港發電一滬訊，數日前由無錫逃滬者談，駐錫敵約千人，多數在小南湖濱沿公路一帶，除交通要點之外，鄉間無敵蹤，因懼遭我便衣隊之襲擊，都不敢至駐地十里以外，其駐地附近每日至村莊檢查，被檢查者必須全身脫光，其所以每日檢查目的，仍在搜查婦女，供其姦淫，村莊婦女初聞遠處皮鞋聲，卽避匿柴堆中，嗣以敵來村易軟底鞋，且以槍刺刀向柴堆亂戳，祇得遠走，敵後乃以刀置男子項頸，威逼代覓婦女，男子逃避亦益多，敵兵每日晨間至市鎮，向商店取魚肉菜蔬，或任意醉飽，餐畢，碎碗叫笑，均不給分文，且仍隨時殺人，城中秩序較好，每晚五時卽斷交通，貨物食糧准運入，不准運出，聞敵向維持會月索米三萬石，已照辦，續索營妓二千人，僅允設法，又要求徵壯丁四千，聞敵本擬於本月起卽預備編練所謂後防軍，但以壯丁未能拉至，未能實行云。一

五 常州

常州，是京滬路約中心，龍頭房即設於此，尤爲敵人所注視，從去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一時起，敵機二十三架便向常州車站大施轟炸，自經此次轟炸後，便按日光顧了！大成紗廠，恆豐織布場，養雞場等先作了犧牲品，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城內縣直街，學前街，浮橋頭，東橫街，大樹頭，娑羅巷等街巷便陸續變爲荒丘，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敵軍的大砲，向着這頹舊的常州城大轟，百多架飛機向城內及各鄉村，各大樹林中的墳墓亂擲，守軍不支，終致失守。

敵軍入常後，即大肆焚燒，計城中已半爲廢墟，東門靠公路鐵路三里，民屋市鎮均被焚燬，戚墅堰丁堰等處已變爲瓦礫場，自瀟城橋之西村莊徒爲平原，鄭六橋、目羊橋、三河口、石堰墩鎮均已半燬、

芙蓉圩附近東西姚、夏熟、董村、韓地十三村、陳家村、劉家村、黃家村、梅家村、盛家村、邱家村、張家橋、義巷上、謝家村、黃連樹、李家塘、陸家塘、上下圩、楊柏塘、省莊村、方家塘西岸、凡沿青明山及芳茂山之地均尚安全，惟近河口之烏墩九角鄭六橋之狄墅等村，戚墅堰之鄉下二三里路之村莊，被波及者亦有半數。

又據來滬鄉人談稱：沿錫屬之石湖蕩車站直至常州之橫林，戚墅堰數十里，一路都是老太婆小孩的殘肢餘體，箱籠雜物。至於略有姿色的青年婦女們，據說除了斷烈的自裁外，其餘都被漢奸送給倭賊作慰勞品了。

六 江陰

敵軍於去歲十二月二日午夜，由錫澄公路攻陷江陰城垣後，於次晨由西門入城（首先入城者爲先鋒隊約二百餘名），即從事搜索，遇

有行跡可疑者，立即槍殺，年青力壯者，更無一倖免，故沿徽存中學之河內，滿積屍體，迄今猶無人收殮，常敵軍進佔城內時，我軍已安全退出，故未發生巷戰，稍富有之居民均預先向江北及西鄉避難，西門及南門之居民，十之七八均逃往芙蓉圩馬甲圩及泗河口一帶，城內除吳汀路西式大廈巍然獨存外，自東城門起，至東大街民衆教育館址，均已灰燼，他如大昆巷、小昆巷、東橫街、杜康橋、茶巷等處，俱十燬八九，虹橋西大街縣灣，尙存三分之二，西門被焚祇新橋至汽車站一段，南門板橋、石子街、高橋，被燬三分之二，北門吊橋起至澄江橋，已無完棟，大弄口之沙泰來茶棧大廈，已燬於炸彈，損失甚鉅，北門外利用紗廠及城內華澄染織廠，東門同豐潤布廠，機件馬達悉被運去，現城內無一居民，敵軍亦不許人民入城，原因不明，東門外河南街外僑設立之瀾音醫院，全部被燬，離城三里許之蒲鞋橋鎮，房屋完好，居民向周莊三甲里一帶避難，現該鎮每日必有敵兵前往巡邏

四鄰搶風甚熾。

七 丹陽

上年十一月廿五日敵機開始轟炸丹陽城市，先在南橋河邊關帝廟一帶投下數彈，燬屋數處，繼之爲中市大街江恆昌被炸起火，延燒數處，當時居民紛紛出城，計被災最慘重之處爲中市大街，東自賢橋，西至四牌樓，東門大街自賢橋以至斜橋，均成一片焦土，後街白雲街一帶，斷壁殘垣，所望皆是，麻巷門，草堰門，北河路，北草巷等處，被災亦重，存屋無多，在東區比較完全者僅東河路因天主堂所在地，得以倖免，西區尙屬安全。雖有數處焚燒，未曾蔓延，韓景琦，劉哲民，董肖騫等住宅均遭焚如，太平橋邑紳姜證禪住宅前段被焚，後段猶存，縣政府，商會，鳴鳳學校，正則女校均付一炬，秦興當中市

大街，未獲倖免，秦裕當遠在西僻，亦被匪徒焚燬，察看全城精華，摧毀殆盡，迄今逃難人民猶未有一人返城居住者。鄉村方面，上年十二月二日敵軍佔領時，司令部設於東門外邑紳胡尹皆住宅，西鄉全州鎮，丁莊村，柳茹村，南鄉麥桑村，北鄉長川村，山芋村，王家村前艾廟等大都焚燬，人民死難者亦衆，尙難統計。距城十里內之村鎮，已無淨土，當城中大火冲天之際，邑人大都逃集於訪仙橋，延陵，黃墟等處，亦有間道奔避江北各處者，在興化人數較多，他若鹽城，揚中亦所在皆有。又丹屬之呂城鎮，自上年十一月廿一日起，一連被炸三天，房屋被燬達百間，死十餘人，鎮人相率逃避，敵軍越常州西進，被阻於呂，曾於十二月一日，激戰終宵，於是房屋千餘間，乃燬去十分之九以上，僅鎮南後街略有餘剩，鎮北則一城隍廟未燬而已，目下鎮人大部份避難於鎮南廿里村內之各村莊，數達五千餘人，內一千人業已斷炊，際此隆冬，大都夾衣一襲，凍餓而死者日有所聞，實爲

八 鎮江

南昌一月十六日中央社電一確訊，敵軍侵入鎮江時，外人曾目睹敵人之種種暴行，該地房屋被焚殆盡，斷壁殘礫，滿目淒涼，該地民衆除有一部份人入山匿避外，其餘均被殘殺，屍首狼藉，血流成渠，演成空前之慘劇。」

中央社一月廿七日訊一確息，據由揚州化裝逃出者，述該地失陷情形，謂日軍於去歲十二月十四日入城後，首先將轅門橋國貨公司焚燬，嗣又在郵局縱火，蔓延所及，多子街一帶繁華市區悉成焦土，城中多數民房，皆爲日軍佔據，並強迫人民負擔一切食糧，屠殺搶掠，尤爲普遍之事云。」

九 嘉興

據申報二月十日通信稱「嘉興旅滬同人，因故鄉淪陷，曾推馮蔭書繞道赴禾，探聽近況，昨日回滬，據述此次往來一月，計到烏鎮，沈蕩，清浦，練市，王店，善璉，新陸，菱湖，以及嘉興城區四鄉，所見情形，慘不忍睹，嘉興東北兩門，宣宮橋，縣南街，北大街，塘灣街，均遭火燬，沿途屢受盤詰，城內居民，避在新陸，烏鎮，濮院等處最多，商店大都關門，僅存小茶館與食物攤數家耳。濮院爲禾西重鎮，自八一三作戰以來，日機屢在嘉興轟炸，縣城內之居民紛紛逃避該鎮，禾城失陷後，該鎮大見吃緊，因北市近杭嘉公路，西鄉三里許是桐鄉飛機場，在軍事上是必爭之地，幸居民先已他避，故犧牲尙少，死傷計約四十餘人，至於房屋則東河頭有二十餘間已成焦土云。

十 海甯

申報通訊一海寧地臨海濱，東接海鹽，西連杭州，縣屬各鎮，爲
滬杭綫大站，自淪陷後，海寧東門沿城腳一帶，於敵軍進犯時爲砲火
所毀，縣屬袁花爲敵機投彈二十餘枚，馬橋亦爲敵機轟炸，新豐橋東
首均被毀，舊倉沈錦康宅，爲盜匪焚毀。硤石河東街河西街一帶房屋
，大半毀於砲火，東山街干河均受損失，敵軍進駐後，於東山西山重
築砲台，現由吳某出組「維持會」，縣屬各地，以該處損失爲最鉅。
長安遭敵機轟炸，工廠均受損失，斜橋，周王廟，祝橋，丁橋，諸橋
一帶，亦有敵軍過境，居民均遷避一空。」

又訊一青浦城中房屋亦大半被燬，故遷回者，因無家可歸均遷至
鄉間，城中被燬最重者，以碼頭街至千僧橋一帶，數百間市房均遭焚
如 該處爲城中最熱鬧之區，亦精華所在，損失頗爲重大，其餘縣前
街，大東，中央旅社，城中小學，東門汽車站大橋，太平橋一帶，亦
均焚燬。」

十一 吳興

六二

中央社訊「湖州自淪陷敵手，音訊隔絕，多數旅居漢皋及避難各地之湖人，莫不引頸企踵，以盼桑梓消息之早至，茲有湖人某君，在敵軍槍彈之下，逃生來漢，據彼所述，情形確實，茲將其報告歸納如下，南潯鎮於十一月十六日淪陷，經敵軍恣意破壞，縱火焚燒，綿延旬日，估計全鎮房屋，僅存十之一二，焦垣赤土，死亡枕藉，慘絕塵寰。吳興城廂，則于廿二日爲敵軍突破，炸彈之後，繼以焚掠，繁盛街市，盡成瓦礫，計遭劫之區，南街至韓家弄起至儀鳳橋一段，兩邊均付一炬，儀鳳橋牛棚頭靠小市巷，悉屬頽坦，北城口至新橋一帶街市，太和坊一段，下東街一段，宋家巷，志成路，同岑路，海門底，化爲灰燼，被炸地方，則東街學宮兜，館驛河頭，米行，壇前街，鐵佛寺，九如里，電燈公司，中國銀行堆棧，石子廠東圍等，至居民幸早匿遷徙，犧牲不鉅，約計死二三百餘人，除替棺和外，姓名未及查

亦難倖免云。

又申報通訊一湖州同鄉夏南賓，王左青，錢靜儒，沈逢寶，於一月十七日由湖州動身，於二月十日到滬，據述湖城廿四夜失陷後，即起大火，北門外尤甚，馬軍巷統捐局一帶，焚燬數宅，衣裳街在黃沙路口，焚至胡錦文套鞋店，復自三餘社西邊過去，焚至儀鳳橋，小西街炸損房屋極多，迴龍橋高宅對過凌宅，被炸最重。東門北門通行較自由，西門南門進城出城，皆須查驗通行證，搬運物件出城時，皆須查驗許可證云。

據宇宙風雜誌南潯浩劫寫實稱一南潯自失守後，第一個起火的建築是南潯中學，第二是嘉業堂劉氏的藏書樓。敵軍到嘉業堂藏書樓以後，先把懸掛在正廳上的劉氏的一幅祖先像除下，於是宋，元，明版的珍藏書集，一箱一箱扛運出來，嘉業堂藏書除宋元明版珍本以外，

以地方志的部數，佔全國地方志藏書第三位。這裏足見敵人垂涎嘉業堂已久。日本軍的臨時司令部當夜由耶穌堂搬到了西棚顧宅，這座建築非常富麗，他們在這古屋內住了兩晚，司令部又遷到藏有價值數百萬萬古畫的龐宅。龐宅的房子所以沒有燒掉的原因，因為一向爲龐氏收買古畫的古董商是一親日一家。敵軍自大肆焚燬一後共繼續了十天左右，各個小鎮都變成了片片焦土。」

十一 長興

申報二月十三日通訊「長興城於十一月廿四日上午二時失陷，市房被燬約百分之九十以上，住宅被燬約二分之一，立在城內磚橋上四顧，則四城門皆已在望矣，居民大都避在八都九都，市面亦集中該處，居民平時僅三四千人，現則增爲三萬餘，長興附近各鎮，如泗安，虹星橋，和平，梅溪，聞皆焚燬將十分之九，虹星橋，和平被殺者各

梓潼人，長興城內及泗安被殺約四五百人，李家巷鎮上房屋焚燬十之四五，大中興三石礦俱遭焚燬。」

一二 餘杭

申報通訊一餘杭自橫街大橋城門口起，至胡盧橋止，直街觀音弄起，奇面至宏裕布莊止，偶面至盛種德堂藥號止，又聖殿起，至久和弄兆佳弄止，及西南部尹家霸一帶，城內大橋城門起，北至育嬰堂止，西至孔廟止，全部房屋均成瓦礫場，全縣城市店鋪住宅未燬者，僅存空屋，貨物搶掠殆盡，商市全無，入夜黑暗無燈。」

又據中央社金華一月十四日電稱一敵在餘杭，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中心小學擄有青年婦女六十餘名，供敵獸慾，殘暴令人髮指。」

臨安二月十六日中央社電稱一盤據武康之敵，十五日午有憲兵三人至附近之上柏村李姓家輪姦民婦，伊夫憤極，糾集十餘壯丁，將敵

隨往以鐵搗擊斃，無一生還。敵圖報復，十六日晨派兵百餘，將上柏村所有民房悉予焚燒，壯丁紛起抵抗，但以寡不敵衆，且乏新式武器，被敵擊斃及擄去八十餘人。」

十四 杭州

上海申報特約通訊一據此間接獲外人方面可靠消息稱，中國著名風景區域杭州，自被日軍攻陷以後，已一變而爲一恐怖之城。一般日本兵士，自店中搶得酒類後，即開懷暢飲，以慶勝利，迨酩酊大醉後，乃無所不爲，槍殺中國平民也，姦淫中國婦女也，不一而足。華軍退出杭州後，渡江而南，即將錢塘江大橋炸毀。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日軍進入杭州後，乃分隊遊行各街衢，每隊並有一華人在其胸前懸一布告，大意希望杭州中國人民「勿生恐慌」。日軍於完全佔領杭州以後，當局曾下令收假三日，日兵乃開始其豪遊，首先搶劫酒店，盡

量痛飲，然後沿街搜索，尋求其他享樂。杭地居民，睹此情況，不逃往郊外荒野，即藏身地窖祕室，但未及逃出者，亦不在少數，許多婦女，則被強姦。有一英美法教會合組之難民收容所，日軍因未能即時將門敲開，遂將所中華人，加以殘殺，然而，即在此種情形下，一般難民收容所中，仍擁擠不堪。另據杭州外人寄來信件稱，杭地政府機關及學校如國立浙江大學，皆被搶劫，即美國學校，亦無倖免。中國苦力，亦被迫參加此種搶劫舉動，所得財產，皆用車輛運走。據傳有外籍教士多人，曾往見日軍司令，並恐嚇日軍當局如不將目前混亂狀態予以制止，則擬將日軍在杭種種不法行爲，據情呈報日本政府，結果竟有效驗，蓋自十二月二十七日起，日軍當局即派兵保護外僑財產及住宅，並在難民所門口，亦添設崗位，市面情形已較前稍爲安靖。又據由杭來滬之加拿大人白朗君昨日下午稱：日兵對外僑財產，甚至亦有被搶者，最近留杭外僑，與日軍當局交涉後，已成立一外僑事務

局，專門辦理外僑本身事務，目前留杭外僑，可在街上自由行走，即夜間亦然。元旦日，日軍在杭曾舉行「勝利」游行，城中一部分，亦曾稍加點綴，目前一般身體強健者，皆被用爲日本軍官之私人僕役，以前路局工人，亦皆被迫工作，以便恢復滬杭路交通。」

又據中央社杭州一月十日電稱：「據杭州來此之某西人談：敵軍佔領杭州後，聲言中國既圖破壞杭州，除水電廠外，一切民房，日軍當盡義務加以澈底破壞，致三日大火，城內已延燒將盡，中國婦女不分老幼，悉被擄去，分爲等第，供日將官及士兵獸慾，縱火之前，曾大事劫掠，以軍用車載運一切凡可使用之物品，甚至泥做之玩具，烟袋及剪刀等，亦加以搜劫，軍紀之劣，無以復加。敵軍三十餘名，曾登虎跑山搜索中國游擊隊之蹤跡，當一無所獲，但此三十餘名敵軍下山時全失蹤，敵後又繼派數百士兵大搜虎跑，在附近捕去青年良民四十餘人，縛於山麓，用機槍射斃，陳屍數日，無人抬埋，狀至淒慘。」

大公報金華二月十日下午一時電稱「沿滬杭公路之寇，運輸汽車，來往頻繁，似有運兵模樣，聞杭市公私財物，被寇席捲一空，民衆鹽米，亦搜括殆盡，民食大起恐慌。」

中央社南昌一月十九日電「浙江大學，於十六日爲敵兵五十餘人用煤油縱火全部燒毀，該校圖書館所有重要圖書，概被走運。」

中央社金華二月二十日電「昨有難民自杭州脫險來金華，對記者談敵軍盤據下之慘狀，據云：杭垣多商店，經敵劫掠後，內部空無所卽，卽門窗板壁亦被拆毀，升火取暖，未熄之火，則任其延燒，故隔鄰店屋咸遭焚燬。僞維持會諸漢奸爲取媚敵人，乃組織新市場商業復興委員會，大世界已被迫開鑼，供敵娛樂，並在大亞·大陸·東方·清泰第二旅館原址多設妓寮，強迫良家婦女供敵淫樂，每次售票一張，納資兩元，門首駐有敵憲兵，各銀行多被佔領，各米店俱勒令開業，由敵憲兵統制設一米店。敵在滬因嫖妓染花柳病甚衆，抵杭卽搗毀

藥房，劫去六〇六，九一四等藥品，獸慾依然，每以強姦婦女爲快。豐禾巷有某姓女郎爲敵瞥見，欲行非禮，女見狀急向蕙蘭中學收容所逃避，卒被追獲，女堅持不從，敵竟以刺刀劈之，立時慘斃。至杭各機關多已遭燬損，教育廳房屋拆毀更甚。」

九 日寇在京之獸行

日寇佔領南京後，實行屠殺無辜的難民，淫污良善的婦女，種種獸行，報紙揭載甚多，這裏將各方面的報告，摘錄如下，望我同胞永記此辱，警雪此恥！

甲 中外電訊

(1) 上海字林西報載：「敵入南京，大肆淫掠殘殺，備極荼毒，其兵士當軍官之前公然在街衢搶劫，中外居戶，無論貧富，一律光顧

普遍，如某西人比隣某家即被敵兵帶去少女四人，又某西人目擊新到日軍官，室內有少婦八人。」

(2) 德國海通社上海一月廿六日電：「據最近南京來電，證明日軍於佔領該城後，曾殺戮中國民衆甚多，據稱，日軍司令謂此次之殘，彼等不能負責，因一切均係一般年少軍官領導下之軍隊所爲也。」

(3) 中央社南昌一月廿四日電「牯嶺外人方面消息，敵軍佔據南京後，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我國難民中，四十歲以下男子，被慘殺者，達五萬人之多。」

(4) 中央社漢口訊「上海所傳敵軍在南京大肆屠殺之報告，已由此間私人方面所得之南京消息，予以證實，可見巴納號之被炸及英艦之被炮擊，均爲敵軍實行恐怖及屠殺之一幕，非僅中國軍民爲之震驚，亦足使各列強爲之駭異也。」

(5) 中央社香港一月廿二日電「京訊：本年一月一日起，南京日軍侮辱美旗事，共有十五次之多，每次皆係侵入美國教會，以武力擄去中國少女，美德僑民之財產損失最大，日軍除搶劫外，且將房屋燒燬，英人財產損失尙小，僅英商賴安仁公司被搶，公司內所有存酒皆被飲盡，南京被日軍佔領，迄今已達卅九日，但仍有許多地方大火尙在燃燒中，恐怖之時期仍未渡過，所有商業區均成廢墟，除野犬紛出覓食外，絕無人跡，現除難民區外，全城已成空城。」

(6) 大公報載「據目擊人士所敘南京敵軍種種可怖行動，更屬駭人聽聞，據稱，被敵軍慘殺之平民，不下萬人，此尙爲最底之估計，搶劫案件約二萬起，至於婦女及幼童所遭痛苦及蹂躪，更使人難以想像，某婦曾在青天白日之下遭敵兵十七人輪姦，敵軍當局雖禁止敵兵軌外行動，惟敵軍軍官亦同樣從事姦淫擄掠之舉動，自屬無法御下，敵軍當局約束官兵之效力如何，殆爲一極可注意之問題云。」

晚報云，日軍佔據南京時，某外國人曾在場目擊其事，日軍入城，聽任軍隊從事有組織的劫掠，並任意強奸婦女，繼復大事屠殺，四日被殺者約五萬人，日軍並侵入難民區，而將所有壯丁藉口謂係中國士兵，悉數加以槍決，目前屍骸堆積如山云。

(8) 紐約太晤士報駐滬訪員霍立脫亞朋電稱：一日軍在南京，任意奸淫擄掠，實乃日本國家之國恥！聞松井大將部下，曾想盡種種方法，務求掩蓋日軍種種暴行，如屠殺解除武裝之俘虜及平民婦孺等，不使松井有所聞知，無如穢德彰聞，日軍一部份下級軍官暗中行爲，松井雖未詳悉，然亦不能不加以懷疑，……查日軍在南京之行動，雖往時中國盜匪佔領城鎮時之奸淫擄掠，亦無以過之，然日本當局雖亦承認，謂欲取締此種暴行，亦無從着手，凡此種種，均爲美德兩國留居南京人士之所目覩，自十二月十四日外國記者離開南京之後，城內

恐怖情形，當必有不堪設想者矣，自是月十四日夜間以至次日，城內日軍殘暴行能爲，有非筆墨所形容者，經兩日之屠殺，至十六日，日軍當局乃開始加以注意，目前日本軍隊在長時期之內，必不許可外人赴京，然彼已在南京之外人，則必將設法將此種恐怖向全世界宣佈，此種事實，一日獲得充分證明，則日本軍隊此次攻城克地，迫令中國放棄首都，不僅不能獲得光榮，抑且在歷史中永留污點，日本人民其將悔之不及矣。」

(9) 上海字林西報一月二十一日社論，痛斥敵軍獸行，茲節譯如下：「在耶誕節那一天，本報(字林西報)曾提到日本軍隊佔領南京以後所發生的恐怖狀態。在當時我們都相信，軍隊的這種殘暴行爲，乃是暫時失却了統制的結果，也許是受了戰事狂熱起的慾望的影響。我們當時更希望可以迅速的恢復和平秩序，使留在南京的居民，從他們

繼續，甚至自南京陷落直到最近幾天，仍然有強拉婦女，姦淫擄掠的事情，而且他們對於姦淫擄掠，竟會麼樣的勤快，不過這種精神，原來應當從事於更高尚的工作，無怪乎大多數人士都要對這件事情驚異了。好多中國民衆都被刺刀刺傷了，更有些人毫無憐惜的被射殺了，據估設，已經有一萬人遇難，在這些人之中，有的簡直一點罪過也沒有，他們簡直並沒有爲國家打仗的力量，所有被沾污的婦女，其數目我們還不能知道，但是各方面的估計，總要自八千人到二萬人之多。從十一歲的幼女一直到五十三歲的老婦，都成了日軍暴力下的犧牲品。難民呢，他們所僅有的一點錢也被搶去了，他們的衣服。被褥。飯食也都難免被掠一光，這一切的一切，在不到一星期以前還都在繼續着。在最初，因爲武裝警察能力不夠，不能管理這些毫無秩序的軍卒。到後來，武裝警察的實力增加了，可是直到一星期以前，日本的兵士還是日以繼夜的闖入民房，無法無天的過着姦淫的生活。」

二 京敵獸行日擊記

(一)中央社訊「近有數人于二月五日由南京逃出，經過種種困難，始安抵武漢，記者往訪，叩詢敵軍在京暴行及南京現狀，承將敵軍屠殺·縱火·姦淫·擄掠·禁絕糧食各情見告，茲分誌如次：

(兇殘屠殺) 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軍于砲聲隆隆之下，悲憤撤退，全城即陷入極端恐怖情形之中，留城市民早已移入難民區內，未能及時撤退的一部兵士，于是在十三日晨曉中，開始與敵巷戰，當日下午，敵軍大隊入城，佔據各機關，布置守衛，同時分派大批軍隊至各處按戶嚴密搜索，我武裝軍隊無論抵抗與否，一律遭受槍殺，自是日起，殺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敵方聲稱，難民區內藏有武裝軍隊，乃公然違反對國際救濟委員會之諾言，衝入難民區內，按戶搜查，凡貌似軍人者，輒細綁以去，十餘日內，每日均有十餘卡車，滿載非武裝人民向城外駛去，總計不下萬人，慘遭屠殺，以凌厲窮民在

廣場上，一律以機槍擊斃，倘被捕市民，地近河池，則敵兵必推溺河內。曾憶一次有數人在河內起伏掙扎，敵認彼浮水圖逃，乃一一以槍擊斃，事後並槍挑人頭，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則戲弄誘食，倘該犬勇猛追逐，即以刺刀刺死，兇殘無道，令人髮指。一月中旬，敵兵屠殺暴行益見猖獗，用種種陰險詭計，謀害一般無辜百姓，初則佈告市民，舉行良民登記，倘有違背，即不准住于難民區內，于是每日均有萬餘市民，分別集合於金陵大學操場及新街口廣場，與山西路廣場，爭求登記，擁擠不堪，敵人於此佯作善意，向民衆演說稱，凡前充兵士者，請即退列兩旁，以便分配職務，免與市民雜處，如有違犯，決予槍斃，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五百人被迫退出民衆之羣。本人目觀當時敵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詭計，一般民衆亦並不感恐慌，乃離開登記地點，約二十餘分鐘後，忽聞機槍聲連作可憐此千萬無辜市民竟

慘遭毒手。敵兵此種蠻橫狂殺，國際救濟委會一再提出交涉，但敵兵仍故意殺戮，每至一家，搜索不出少年婦女時，輒惱羞成怒，屠殺全家，哀號涕泣之聲不絕，是以兩閱月間，我市民被屠殺者約有八萬人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殘毀滅暴行，尙無休止，留居南京市民之前途，實不堪設想。

（縱火狂燒） 首都淪陷，敵軍于十三日進城，到處縱火狂燒。猛烈之巨火濃煙，日夜籠罩全城，互一閱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無時不在驚駭恐怖中，其延燒區域計有中華門夫子廟中華朱路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國府路珠江路及陵園新村等地帶，所有高大建築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斷垣頽壁焦土無垠，淒慘情況目不忍睹，實爲洪楊之役以來之最大火災。其損失慘重，亦爲我國史上空前痛心之紀錄。

（秦淮婦女） 難民區域成立後，婦女移往避難者極多，國際救濟委員會並闢金陵女子大學爲婦女收容所，當時已住滿七千餘人，內部

生活情形，較難民區稍爲安全。敵軍進城後，卽按戶搜查婦女，挾去姦淫，嗣復擴大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車將大批婦女載走，號哭震天，慘不忍聞，有時至深夜將一部份送回，但已遍體鱗傷矣，如是者數日，被其姦淫之婦女，約佔半數，嗣經國際救濟委員會竭力交涉結果，敵兵明白張胆之獸行，略見減少，但其毀絕人性之殘暴程度，并未降低，於是不分晝夜，紛紛攀牆而入收容所，每見婦女，不論何地，卽強行姦淫，因之求救與嬉笑之聲，常達院外，蓋收容所內無力抗拒，只有聽諸禽獸摧殘也，同時，尙有一部敵兵，至收容所外逼覓婦女姦淫，其卑劣手段，與萬惡行爲，更非吾人所能想像，國際委員會至此，又開闢金陵大學現婦女收容所，爭往避難之婦女極爲擁擠，然而暴敵醜行，愈加兇猛，按其姦淫對象，爲十二歲少女至七十歲老婦，如稍抗拒，卽予槍斃，此外敵兵虐待屍體之惡舉，亦迭出層見，某日，一被姦淫之裸體婦屍，僵臥雪地中；突爲一日兵覩見，乃強

迫我市民與之性交，該市民竟在抗拒之下，死于非命，而該屍體亦遭刺數刀，若其慘絕人寰之奇事，日多一日，迄至本人離京日止，已約有一萬婦女遭敵兵玷污。

（擄掠一空）暴敵非第屠殺縱火姦淫，且復縱兵爲盜，任意搶劫。當難民移避難民區時，曾將家門閉鎖，嗣據目擊者談，各街巷門戶業已開啓，而室內物件已空，顯爲敵軍所搶掠。按自敵軍進城後一個月內，每日有大批卡車滿載器物向下關馳去，以輪船運走，并聞所有紅木傢俱，亦均搬運殆盡，較珍貴物品，更早被席捲去矣。難民區外財物既全搶盡，敵兵又借檢查名義，闖入難民區內，翻查衣箱，當時區內難民恐慌異常，然一般赤手空拳之難民對此暴舉，又無法制止。敵兵檢查時，每遇珍貴物品，即強行取走，旋更進一步檢查衣裝，因此每人所有鈔票及財物，亦皆被奪無存，無抵抗難民遭此浩劫，而外人財產亦竟不免，當時曾有金陵大學外籍教聖公會金牧師等聯合同

滴，徒格於情面，未能公然搶劫，迨至最近，難民區內難民之香煙，煙嘴·手錶·皮夾·電筒·日記，鋼筆等等小形物品，亦盡被敵兵劫去，至於在街上遇有稍爲整齊之衣裝者，更不免遭殺身之禍，所以南京目前盜劫之風甚熾，所謂「皇軍」軍紀，無異一國際強盜也。

（糧食恐慌）各難民最初移進難民區時，大都數均能自帶米糧前往，故於最初數週內，食糧尙不虞問題，至較貧困者，每日則往粥廠領粥充饑，近日因米糧來源困難，供給發生問題，後經與敵交涉，敵竟不准食物運入南京，南京難民國際救濟委員會所儲食糧，僅敷數日之用，因難民區內難民至少尙有十五萬人，每日需糧米一千包也，該委會曾百般設法向南京上海及其他各處採辦食物，皆因敵方阻撓，未能成功，不甯唯是，敵方並禁止在難民區內出售或運送大米。敵方此舉，顯欲使該委會工作失去效用。敵人如此強暴，拒絕接濟糧食，我

京中難民勢必坐以待斃。」

(2) 大公報通訊一記者係×總隊的小職員，此次南京戰役，因未退得出，致遭困在南京，目視我男女同胞，遭日軍之蹂躪，言之痛心，述之派淚！茲將目擊敵軍禽獸盜賊行爲追記之；敵軍入城之日，即大肆屠殺難民，南京的人數，在平時統計是一百萬，至戰事發生，遭徙者雖很多，因故未移者，尚有四十萬的民衆，事後難民區成立，又因房價昂貴，均裹足不前，所以未有移到難民區居住的，盡遭敵人慘殺了，如中華門內光華門通濟門的老百姓，雖七十之老翁老婦，無一倖免的，就是難民區的百姓們被其慘殺者，爲數亦不可數計，街面的屍首，東一個，西一個，橫豎的倒在地，血流滿地，屍骨不全，慘不忍睹，這是初入城的暴敵行爲。進了城之後，每日姦淫擄掠，放火焚燒，十一齡之幼女，五十歲之老嫗，三四人輪姦，姦後致死，其次放火，自日軍進城後，終日大火冲天，煙雲繚繞，未曾熄滅，中華路

，珠江路，太平路，等處房屋，均焚燬盡，片瓦無存，磚牆倒塌，積堆成灰。記者居住於難民區上海路×號，十二月十五日闖進來了三個鬼子，衣服不整，醉醺醺的樣子，嘴裏噙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老百姓睹其前來，則遠走他避，一人未走脫，被鬼子上前捉住，腳踢手打，因為言語不懂，鬼子即問有花姑娘沒有？此人膽悸心驚的答以沒有，鬼子就把那人刺了數刀，立倒於地喘息待斃。三個鬼子走到房子裏，可巧有一十二歲的女孩子，被其捉住，三人輪行姦污，孩子大聲哭喚，女孩子的父母站立在門外，瞪目旁觀，眼看自己的女孩子被敵蹂躪，不敢上前攔阻，又附近蓆棚內住着相依為命的母女二人，十七日偶去鬼子四人，意將此女搶走，其母上前護阻，鬼子將母以刺刀刺死，終將此女擄走。這些情形，均是目覩事實，每日類此事件，百出不窮，美國人所組難民收容所，認為比較安全，許多婦孺前往收容所居住，鬼子不顧國際正義，深夜擅入其內，將稍俊婦女，盡

搶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婦女收容所，有美國婦女看管，鬼子深夜跳行牆而入，竟將該婦重打後將我們的婦女淫污，二十日鬼子在太平路放火，火起後強迫百姓們上前救滅，既到該處，鬼子即將百姓們捆起丟在火內，活活燒死，鬼子鼓掌大笑，同胞們！你看像這等慘辣的手段，殘暴的禽獸，真是抽其筋剝其皮，亦不足解其恨！自鬼子進城後，難民區吾之同胞，每日懷男抱女，扶老攜幼，今日移此，明日居彼，抱被肩衣，對面啼泣，無有安時，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如婦女在街上行走，鬼子特意上前亂撞，任意玩弄，心中懷恨，而面目還得強帶歡笑，否即殺死，如壯年男子，遭遇鬼子，令背其行進。其次難民家中所有衣服被褥，如稍完好者，皆被擄空。敵軍進城月餘，每日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殘暴行爲，可見一斑！十二月二十七日并施行難民登記，吾之百姓們認爲登記可保安全，所以爭先恐後，前往領取登記證，數十萬難民，擁擁擠擠，冒着雪雨等候，在

此時候，鬼子手搖棍打，任意胡爲，吾之同胞遭其蹂躪，頭破面腫，敢怒而不敢言，其狀極爲悲慘，鬼子却鼓掌大笑。二十歲之青年認爲抗日份子，檢出拘走，均以槍殺之，記者幾亦遭其難，如此死者萬餘人。日軍進城之時，所有老百姓門前皆懸日本旗，袖上帶的也是日未旗，用作護身符，以爲有此則可獲得保障，那裏知道鬼子仍是屠殺。唉！在鐵蹄壓迫下的同胞們！不知何日才能得出水火？——

(3) 大公報通訊一以下是一位從南京逃出的戰士所寫在京被俘時親眼見到的事實，可以想見敵人滅絕理性的殘暴，和江南一帶受難同胞的慘狀。

我于元月初間才從滁縣附近逃出來，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我一向留在南京，並且有十多天一直被扣留在敵營裏。

偉大的南京，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陷落了。

我本是×××隊通信營裏的小×長，十三日沒有走得及，於是在

一家沒人的鋪子裏被俘了。那時我沒被殺掉，因為我已換了便衣，只獨個一人，並且沒有在街上，偏偏敵人要找水伙，這樣才被押着走了。路上東一個西一個，都是我們同胞的屍體，後來走到一所還略微像個樣子的院子裏，門口貼個白條子，另外還掛了一面太陽旗，裏面還有幾個同胞，袖子上帶着一塊白布，布上面有些記號，不久我也帶上一個，這就是我們的護身符，有了這個護身符，我又在南京停了十多天，沒有遇着危險，在二十六日敵軍往江北開拔，那時一個敵兵拔出手槍，預備給我來個「臨別紀念」，忽然最初俘獲我的一個官佐，給他打了個招呼，擺了擺手，於是又把我帶到江北滁縣附近，到那裏他們途上攜得的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沒幾天就姦死了，還是我把她埋了的。那天晚上他們把我關在屋裏，又出去尋女人了，我才得破窗逃出，幸虧他們還不是正式作戰隊伍，所以我能免死逃出。

被俘的那天下午，整整抬了半天水，敵人有張地圖，上面有些圓

圈，誰知道那就是水井的位置，自來水當然早壞了，可惜我們沒有把水井都填住，第二天早晨被迫去擔臉水，一個敵兵讓我把水担到後院裏，又讓我往屋子裏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我只好往屋裏送，方才走進去，便一眼看見了兩位女同胞掩着一條氈子，躺在那裏，兩個滿臉橫肉的獸軍官佐，一個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對臉猙笑。我很快的放下水桶，昏着膠瓜子走出來了，我幸虧僅僅國是中人，還沒是這位女同胞的家親或朋友！後來見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憐的女孩子們，就在大白天，也那能穿衣服呢？又是一天，敵人伙仗漸同我熟了，午飯後，拿一張照片給我看，上面明明是大江，水裏飄滿了俘屍！這不用說又是敵海軍和空軍對難民攻擊的戰績了。

一批女人趕進來了，她們的父兄，丈夫和兒女，那當然不用說了，黃昏時分，我見兩個裸體女屍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總是

聽到哀號和嘻笑，日子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是在渡日如年，十六號那一天，我們要搬了，這次走到街上，黑烟紅焰，仍然沒有斷，同胞的屍體可實在多得可怕，特別多添了許多裸體女屍，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敵軍順勢來個剖腹，手臂上都是傷痕，十個總有八個是肚子破着，腸子擠到外邊來了，還有幾個母親和血污的胎兒躺在一起。他們所以裸體的原因也很簡單，她們活着的時候，獸軍還不讓她們穿衣服，死了不給她們開刀破肚就是好的，還會把衣裳給她們穿上嗎？這些女屍的乳部，不是被割了去，便是被刺刀刺得血肉模糊，這明明是獸軍對於已經死了的女人還要再來一番侮辱！

這次搬到了一個學校的地方，這裏已住有一部敵軍，並且還有一百多個被俘的士兵和老百姓，敵軍當然不會養活他們，就在十六日那天下午，武裝同志一批一批的被扒了衣服，雖然掙扎也不行，都連手帶腳的捆在柱子上，門上，或牆角，那時，有了護符的我，躲在做飯

和有水桶的屋子裏，天那！我真不曉得獸軍還會用錐子！他們用錐子和針向我們同志身上直刺，直刺成了血人，被難同志有時叫罵怒，視他們會連眼睛也刺上兩錐子，最後是用刺刀把喉嚨穿破，血像泉水一般的湧出來，獸軍便在旁邊拍手叫好！

對整批被俘的老百姓，獸軍如果用不着他們，便把他們趕到空地上，讓他們各挖一個土坑，跪在坑沿上，不跪就照腿上刺一刀，於是獸軍就對準他開一槍，屍體自然就倒在坑裏去了，屠殺以後，掩埋的工作就該着我們這些白袖圈的人來幹了。只我的眼睛所見的血，何止三兩噸？這是敵人給我們欠下來的南京血賬的一部份。」

丙 逃出南京難民區

記者于南京失陷時，不及逃走，曾親見南京難民區之同胞，均遭辱，且多遭殘殺，此種慘狀，殊可作爲我未死同胞們之反省資料，

已述於此

九〇

當去年十二月中旬，我軍準備退出南京時，全市民衆匆促間作全體之總退却，其情勢之急迫狼狽，實爲筆墨所難盡述，當時南京全市人口總數，尙有二十萬人左右，欲在一時間全部退出，自爲事實所不可能，故彼時留京外國教士，出而組織難民區，收容未及退出之數萬難民。按情理推測，此種難民，全係非戰鬥員，既入難民區，自可不必致有生命之危險，然事實却有出於吾人之意外者！

敵軍開入南京之當日，卽向難民區示威，當時主持難民區之外國教士，卽命令全體難民，向敵軍跪着高呼下面兩口號：「歡迎皇軍，維持治安！」「大日本帝國萬歲！」記者迫於敵軍之淫威，亦只得附從全體難民，忍痛叫呼，此爲生平最難受之事，口號呼畢，敵軍卽將我全體難民，分列爲三部分：一，殘廢老弱及婦女爲一部分；二，壯丁爲一部分；三兒童爲一部分。記者年近四十，當然排列在壯丁一部

分內，因知敵人對我壯丁，不懷好意，如匪劫糧，壯丁之內，定無良好結果，故心中即決定想法脫逃，幸在排列時，記者所站是位置，適靠近老弱之一部分，故即乘敵軍不注意時，偷偷的躍入老弱之隊伍內，此係記者生命之得保存之最初轉機。

後來，上述三部分難民，由日軍各別帶走，不復相見。我們老弱者這一隊伍，多被敵軍派充雜役。某日，記者正在馬路上工作時，適遇一敵軍軍官，驅馬迎面而來，其所騎之馬，頑強而不服鞭策，跳躍在我等之前，記者即協助該軍官，拉住韁繩，而制服其馬，並隨其出城。後軍官驅馬疾馳而去，記者乃得脫離虎口。經過千辛萬苦，渡過長江向北步行，費十晝夜，而達徐州。

在赴徐州途中，巧遇一壯丁隊伍中之脫逃者，據云：「後來敵軍對界手等，各青壯丁，率領到下關怡和蛋廠附近一廣場內，命令順次非列隊行。我因聞隊伍後面，機關槍聲與號哭聲，相間勃發，乃佯裝死

亡而暈倒地上，防近站立之壯丁，均被機關槍擊斃而倒在我身上，我乃伏在屍體中，歷一小時，待敵軍走去，始起身逃出。」

十 鐵蹄下之皖南皖北

一 廣德

中央社屯溪二月一日電一記者馳馬越黃山，出叢山越長嶺，視察東戰場之左翼陣線，于三十一日晚抵我游擊隊克復之廣德，首在廣德城外之柏塾村，召集我最近返鄉之父老，舉行座談會，保長劉爭奎及首先入城之副司令某同志均列席，並各區保甲長共二十餘人，諸父老于悲喜交集中，痛述倭寇侵入廣德後之獸行，及桑梓田園被毀蹂躪之慘狀，無不淚涔涔下。按廣德係十一月三十日陷落，至一月十三日始克復，敵在敵游擊部隊四面包圍襲擊之下，交通阻斷，無法增援，陷于

彈盡糧絕之境，如不退出，必被我全部殲滅無疑，于此可見我游擊戰爭之威力，廣德在此四十四日之淪陷期內，不但城內無一完棟，即四郊十公里內之廬舍草木亦皆化爲灰燼。記者一日晨入城，除我遊擊隊外，絕無人烟，頽垣破瓦，斷脛殘肢，觸目皆是，尤不能卒觀者，爲尙未掩埋之我被害女同胞，模糊中兩股間尙插有尺許之木椿一枚，淪爲敵軍司令部之孫正和北號門板上，有一被敵釘斃之裸婦，兩乳顯被擦去，頸部陰部血跡斑斑，瓦礫堆中亦不乏男子屍體，肛門塞以玻璃瓶或白菜蘿蔔之類。如此殘忍暴虐之跡，實爲亘古所未聞，人彘所未見，卽野獸蠻夷，亦所不爲也。當我游擊隊入城時，此項屍骸共約一百三十餘具，嗣經掩埋，始漸減少，惟全城腥臭，仍不堪入鼻，聞某游擊隊員語云，如在天晴，體弱之人臭此惡味，往往暈倒云。」

又中央社廣德二月一日電一敵退出廣德前，不僅將我餘留之民衆悉數屠殺，房屋悉數焚燬，且將所有糧食等日用品掠劫而去，至於不

能攜帶之滾缸水井等，則將大塊人糞乃至五臟置入，甚至油瓶酒罐亦攪以大小便，其卑鄙污濁之行跡，實非人類所能想像，因此我游擊隊入城十餘日，無法尋覓食物，概由于十餘里外民衆提壺攜漿，賴以維持，近數日來，逃亡之百姓陸續返里者，已達百人，皆用焚枯之樑柱，置以稻草蘆蓆，藉遮風雨，廣德城內原有八千七百人，淪陷時仍有千名左右，而由四鄉擄入城內強爲奴役或姦淫者尙有三四百名，此輩同胞無一逃出虎口，實人類之浩劫也。」

一一 宣城

中央社孫家埠二月一日電：宣城失陷，迄今已五十七日，敵入城後，異常兇蠻跋扈，四郊三十公里內悉遭蹂躪，各村有抵抗或拒絕供應者，趣遭洗劫，東北鄉之刺狸村及東鄉之雙橋鎮汪家山，敵到時，當將五六十村民，無女分男女老幼，聚于一茅屋內，外部噴以汽油，縱火

焚燒，哭罵之聲，聞于數里，記者此刻下榻之客棧，亦曾經訖焚燬一半，四鄉被敵擄入城內之婦女，有二百餘名，敵至廣德退出時，沿途經過誓節度·十字鋪·洪橋等地，擄到百餘婦女，亦陷城內，現聞分別拘于戒內西門裏天主教堂及溝沿頭地方法院兩處，供敵姦淫，每日有裸體女屍數具自水關沖出城外，見者無不髮指。現在宣城縣境民衆均起武裝自衛，并協同我軍，將城東西南三門團圍包圍。十餘日來，敵騎不敢越出城關一步，每日僅城內錦屏山上放砲百餘發，凡城外山坡竹林屋舍均爲敵砲射擊之目標，其愚蠢鎔耗，可見一斑。」

三 蕪湖

大公报通訊云敵蹄盤踞下的蕪湖，也和江南其他城池一樣，遭遇不可想像的厄運，以姦淫掠殺代替了王道，這是敵人得意傑作，但蕪湖的敵軍的獸行，却更進一步，在佔領後將沿河兩岸兩市面化成一

片廢墟。老百姓跑光了，剩下的都往美國教會收容所裏存身，計算七磯山醫院，獅子山聖公會堂，鳳凰山萃文書院，周家山修道院和太古碼頭聖母院五處合共兩千人，另外就只有千人左右——光蛋和小流氓，在所謂治安維持會統治下做了順民，據一位逃來漢的朋友追述，他是外國輪船公司的職員，在蕪湖失陷後逃到上海，第二踫和英國船主一陣乘船再經蕪湖來漢，據稱：敵軍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從宣城到了蕪湖，上街見人即殺，濃烟冒了幾天，敵人的獸性還沒有發洩盡，在「佔領」休息三天的當兒，那些敵軍如發了狂的一般，舞着大刀，遇見中國人就砍，碰到女人更不得了，四五個人上來就輪姦，姦後，還將衣服剝光，一刀穿胸而過，或是割下乳頭兒，比賽誰的手法高明。老太婆和未成年的女孩兒連絲襪褲場，蕪湖的婦人房已跳開了，這一來更避得淨光。日本兵抓到男子硬要領着找女人開心，電話局門役強得勝，回家來看見日本兵在房裏姦他的女人，嘴裏還未出聲，已發背

後的一個日本兵，手起一刀，從背心透過了胸膛，倒在地下，他的女人誓不顧身，舉了刀去與日本兵拼命，砍傷了一個，被另外兩個軍糧騾斃，敵兵於是張大其辭，一定要屠城，殺盡中國人，維持裏會漢奸也嚇慌了，找到了牛津司令官，做好好歹，由地方送去二十缸酒，二十條牛，二十隻豬，另外四十個土娼，算是止住一場風波。又由紀麻子出面，將鳳宜樓客棧改爲妓館，羅致幾十個婦女作爲娼妓，供鄙人開心；記住，那是我們的姊妹，忍心讓他們長此糟塌嗎。在蕪湖失陷後燒剩下來米糧，還賸有五萬多石，就由維持會封存公賣，流淚光蛋們視得天天買，日本兵拿着大刀，站在後面虎視眈眈，秤爲寸鴨蛋，就要「吃生活」，在日本兵勢力下討飯吃，也夠作孽的了。但日本兵要吃，一張條子就是幾千幾萬担，上面記了錢數，要等到他們銀行來總付，他們銀行一輩子不會來，我們中國軍馬上就反攻過去，那麼米算是給白吃了。唐晉記的白煤，也被日本兵開條子運走了，日酋在蕪

湖的指揮者爲岡本，部隊計「牛津」和「金」兩大隊，另有一隊憲兵，分駐裕中紗廠中國銀行和北平路赫山中學等處，白天裏在街上列隊而行，耀武揚威，及至到了夜晚，都脫了人形變成禽獸，日酋爲籠絡起見，也不敢制止，如此「皇軍」真狗彘不如！」

又訊一蕪湖在去年十二月四日起，開始被敵機投彈轟炸，英商怡和公司的德和輪船就是在那天被炸沉，死掉不少逃難的人。接着五日六日三天的狂炸，蕪湖這十八萬人口居住的小城市，馬上成了一個死城。人民走空了，軍隊也開到郊外，蕪湖的縣長與專員也在八日離了城，留下不能走的窮人與有貨物搬不走的商人，約有萬餘人，躲居在破城中候着不可知的命運。十日上午敵軍終於來了。

敵人到蕪湖之後，繼飛機所投的燒夷彈之後，實行放火了。江邊一帶房屋全都燒了，長街上的商店也是從西門燒到徽州會館，從上海銀行起，又一直燒到江邊。蕪湖的商業精華全都在這條街上，現在是

員成了焦土，至於爲一般市民所愛行走的鬧市中山路國貨大樓一帶，更是燒得只剩殘牆斷垣。

蕪湖成了焦土，躲在破城中的萬餘人有的被燒死了，有的被當街用槍打死，有的則是被敵軍敲門入內搜查什物時被打死，以爲等下來也不過是做老百姓的人，做夢也想不到成了地獄中的死鬼，斷斷恐怖壓下來，不走的人也開始走了。

敵人燒殺了之後，就進行防守蕪湖所必須的工作了，在運送子彈輕重上，在建築防禦工事上，在運輸米糧食鹽木材上，蕪湖破城中沒有死掉的人都被拉去做軍事苦工了。

城中的敵軍，最初是集居在江邊裕中紗廠，赫山蕪湖中學，以及電燈公司等地方，後來由於我機的轟炸，又到處四散的寄居城區各處的民房裏。最初他們是直接行動，迫着走不掉的當地人引導，他們要毛織內衣褲，在一家百貨店取去了所欲的東西，要吃東西，海貨店

中的桂圓蜜棗成了他們口袋中的糧食，兩手抓來放入褲袋口袋，抓吃之先，必要引他的蕪湖人先吃一二個，城裏凡是商店，無論吃的用的，都被搜羅乾淨，富戶人家的箱籠也被用刀斧闢開，取去了好的皮衣，當腰一截，就那麼短襖似的穿在身上。紅木紫檀菓子都被拆用作柴禾燒了取暖。

鄉下的運輸不得來了，菜蔬豬牛魚都無法供結，於是城中的獸軍下鄉去徵發。看見牛，一槍對頭打去，死了割取四肢腿，回到城裏來，看見豬就一刀，拖了轉來，去打牛打豬之外，碰到鄉下姑娘女人，那真是比牛豬還好的好東西了，上去就強姦，生命都在槍與刀下不得保障！後來覺得直接行動不勝其煩，於是改用間接方法，找了些漢奸出來。漢奸的組織，取名爲蕪湖治安會，成立之後唯一的事就是爲日本軍隊找女人與伙子，這些狗吃心肝的漢奸爲獸軍搜羅了當地的婦女，搜羅了宜興等處逃難來的少女，漂亮的，則設立俱樂部，由日本軍

官去享受，低下的關在監獄中，由女禁子管理，供給日兵的需要，伙子則是良民證的換取條件，每個人爲了取得良民證，一定要向漢奸機關去報道，充任一些時日的伙子，然後可望成爲「良民」。

在鄉村里，敵人更是爲所欲爲，隨便的姦淫人家婦女，宰殺豬牛，燒燬房屋，濮家店一帶，有一七十餘老太婆被姦淫之後殺一刀送命的，同村人爲她收了屍，倭寇還要把棺木蓋掀開示露，敵人的話是「我橫豎也不把她們作女人看」，最初這些駐鄉村中的倭寇，是白日去各村騷擾，後來知道白日去無人在，百姓都避開了，於是改晚間去，百姓苦了，只好舉家出亡。拋棄了不忍離開的家與鄉土，走上不知何日回鄉的逃亡之路。」

四 皖北

徐州二月十五日中央社電「頃有杭席祥君由定遠脫險來徐，據談

敵人入皖獸行如下：一、明光陷時，有奸商十數人歡迎，敵軍需索頗苛，並要婦女，旋因我遊擊隊入境，敵將歡迎羣衆悉數槍斃。二、有兩敵兵強姦一六十老嫗，嫗子憤極，取敵槍射擊兩敵兵及其母同死彈下。三、敵人賄賂時攜婦女千餘名，魚貫押運到蚌埠勞軍，四、敵晚間逼令擄來婦女裸體相陪互姦，違者以刺刀剖腹，死者纍纍。敵每於寢所自書肉屏風。五、敵入皖約法四章，逃亡者死，違令者死，抗一皇軍一者死，共產黨者死。六、鳳陽兒童被殺首餘名，並被追作變童數十名。七、張八嶺有爛國術之女子四人及附近壯丁隊三人，共化裝村女，被敵擄去，晚以酒肉將鎮上五十餘敵灌醉，奪得敵槍，殺敵四十餘名，餘皆負傷逃竄。

徐州二月十一日申央社電：敵入據蚌埠後，四出奸淫，婦女哭聲震天，一老嫗被敵兵三人在後追逃，欲投淮河自盡，被我小蚌埠守兵發覺，常用準備之手槍將三敵兵擊斃，設法將老嫗救出，渡過東岸。

事後據老嫗訴稱：前後被敵姦淫十餘次，言畢，痛不欲生，後由我軍撫慰，已送至某地救濟，又敵由蚌埠向懷遠運動，全在我軍視線之中，敵每離一村，則見該村火光燭天，敵在懷遠，亦到處搜索婦女，強行姦淫，有一老翁親見其妻女被敵輪姦，憤怒已極，當與敵格鬥，全家殉難，誠慘絕人寰。」

正陽關二月九日中央社電：「敵自佔據蚌埠後，連日燒殺奸掠，慘無人道，曾在大橫山以戰車機槍掃射死我難民甚衆，而到處發揮獸性，肆行淫奸，已激動民衆公憤，紛紛自動抗戰。」

中央社壽縣三月五日電：「敵連日在鳳陽南周家瓦房。棋盤山等處殺燒極慘，並在劉府及靠山集東西各山口架設機槍，似有搜山模樣。」

中央社壽縣二月二十八日電：「敵在沿淮河北岸十里內，到處焚燒」

明光陷時，有奸等

一〇